

1 4  
1548  
1



福壽香

第一函

潘氏八喜室  
所毛宗師

昭和十九年  
十月八日  
購志

滂喜齋叢書第一函

虞氏易消息備說

大誓答問

求古錄禮說補遺

公羊逸禮攷證

吳頊儒遺書

京歲金石考

輔行記

炳燭編

稿西雜記

位西先生遺稿

張文節公遺稿

亢藝堂集

陳比部遺集

西見殘草

昭敬覽館稿

壬申消夏詩

胡仁圃齋  
氏易齋  
圖說齋

同治十一年二月

圖  
 象  
 之  
 變  
 化  
 太  
 極  
 也  
 此  
 圖  
 之  
 例  
 十  
 三  
 消  
 息  
 皆  
 頂  
 格  
 畫  
 之  
 耳

秀水胡仁圃孝廉祥麟錢輔宜曝書雜記稱其講求實學好  
 深湛之思讀張皋文易虞氏消息思索累月幾廢寢食衍其  
 說為數萬言余求之未得也德清戴子高曾稽趙撫叔皆有  
 初稟鈔本嘗段觀焉錢氏言孝廉故善病至是病益甚竟不  
 起是錢氏所見即此本也因刻以存之為虞氏學者皋文之  
 後劉氏申受有易表李氏尙之有易例得孝廉此書以求消  
 息發揮旁通輝光日新矣同治十年二月吳潘祖蔭消息皆

乾元為之○消息之象以離震兌乾為陽益乾歸魂在離  
 出震得朋於兌而盈乾皆息也陽也以坎與艮坤為陰益  
 坤歸魂在坎而陽遂退與消艮入坤皆消也陰也皆以明  
 乾元之變化太極也此圖之例十三消息皆頂格畫之耳

息養戰等敵戰光日濂突同前十平二日吳翻脈蓋  
發隆丑申受育良泰李丑尚之育良附母李親也書以來前  
或具隆丑視良附此本出因陵以存之為與丑學普舉文之  
既稟檢本嘗則購讀隆丑言李親好善祿至景祿益甚竟不  
時為樓萬言余來之未得也蓋謂漢于高會蘇賦謝味昔有  
新斯之思簡弟舉文是與丑肖息思乘累日幾烈家食亦其  
表亦附下圖李親報編隆宜親善錄所蘇其藪來實舉故

虞氏易消息圖說初藁

嘉興胡祥麟誤

張皋文太史述虞氏六十四卦消息圖

乾一艮三坎五震七 一七五三  
坤二兌四離六巽八 二八六四 故易逆數也

麟案消息者陰陽進退之義也陽進為息息生也陰消陽  
而陽退陰進則謂之消消者消陽也陰麗於陽亦陽伏於  
陰中邁初麗復初復初亦伏於邁初故六十四卦消息皆  
乾元為之○消息之象以離震兌乾為陽蓋乾歸魂在離  
出震得朋於兌而盈乾皆息也陽也以坎巽艮坤為陰蓋  
坤歸魂在坎而陽遂退巽消艮入坤皆消也陰也皆以明  
乾元之變化太極也此圖之例十二消息皆頂格畫之其

低一格者皆旁通之卦也其卦有二義一則乾入坤坤就乾之卦其卦必有坎離坎離者乾坤之交一則化泰為否化否為泰之卦其卦皆有震巽震生陽為復之初巽消陽為遯之始坎離在復遯之間以通乾坤之消息故其卦皆旁通泰消於小過否盡於中孚小過與中孚旁通而圖則畫小過於泰後畫中孚於否後單行而不並列者恐泰反為否否反為泰之消息不明也然則次一位者皆旁通之卦其位視息正卦消正卦低一格其有視旁通之卦更低一格者則坎離大過頤也大過合六畫觀之有坎象頤合六畫觀之有離象則亦坎離也乾坤往來於泰否則必會合於離坎而乾元之行一施為離再施為坎故圖坎離於

餘慶之復前別於旁通明坎離為乾元之所施也且有震

兌之息必有艮巽之消剝窮而反於坤於是乾下就坎以

成陽而配寒即圖之所謂乾入坤也滅出復震復之時冬也寒也夫

決而反於乾於是坤上就離以成陰而配暑即圖之所謂坤入乾也

極遯生巽遯之時夏也暑也坎得戊五離得己六乾坤出

入陰陽會合未可與旁通竝也上則又嫌於正消息故低

一格入坤就乾旁通之卦皆坎離為之故其生屯鼎蒙革

亦皆旁通此論圖中之卦畫於上者下所圖者則皆息正卦消正卦所

生之卦也其閒唯旅豐二卦非消息而生則更低一格其

有視生卦高半格則爻例有正有變變則高半格別之爻

例者何蓋法一生兩兩生四之義一卦六爻初二三四五

六其序皆自下而上生卦之序依此如初之三二之三者皆自下而上此正例也其有自上而下如五之二五之三或四之二者在息卦必將化息為消在消卦必將化消為息或以息之極而戒之如泰之有既濟也或以消之過而止之如觀下之艮是也其生也莫不自上而下變例也故高半格其不低半格者明其爻之自上來且特變以示戒也若夫泰下之損遯下之无妄視生卦高一格者雖亦泰遯所生之卦別有取義不假生卦正變例損以止泰之反否无妄止遯之消艮皆所以正乾元也故二卦皆高一格此

圖中之卦畫於下者

復三三息正卦 陽初 案復之初即乾之元乾元乾

初也出震者復之內卦震也

卦名張曰復反也陽始反動 按陽始反者土九從艮反于初也艮消乾至剝而極至是而上九始反於坤初而為復蓋剝之碩果即乾之木果上與初相易初乾元也動也者震也陽從此息也此下無生卦者復陽七不能生物也與遯旁通

臨三三息卦 兌二 按得朋者

陽從其類蠱三三 臨初之

按臨初之

卦名張曰臨大也 陽進臨陰故大

卦名張曰初上之三故曰升臨二當升五初之三故曰之○按臨二當升五者乾之正位五也初為乾元上

樊

卦名張曰明夷三自下而上

于上二之○按陰亂于上猶傷于陰○按陰亂于上者謂陰居五位也二宜之



震

震三三臨初之○按臨初之

五之三故曰未能上明者  
內卦離陽傷于陰復謂之  
息卦者與大壯  
同義

坤解散○按坤解散者臨  
初進四而為震解散外則  
坤陰震動而散矣與屯之  
動陰  
同義

以上四卦臨所生之卦也  
皆自下而上正例也故圖  
無升  
降

震

震三三臨二之○按臨二之

而故曰震○按陽震動  
而于陰則泰象成矣○  
臨之生卦終于震者明乾  
元之自復來也陽爻不之  
五上者息未極至泰生井  
而乾元正位矣至既濟而  
陰陽之六位皆定矣

泰

泰三三息卦盈乾

按出震得二  
兌得朋得二

地天

泰

泰初之

按泰初之

至此而三乾  
象盈矣乾六  
畫而泰之內  
卦祇三畫而  
亦謂之盈者  
在天之象也  
一虞曰易在  
天三爻足矣

卦名張曰泰通也乾成通  
坤天地交故通○按乾成  
者泰之內卦乾已盈也乾  
盈而通于坤則天地交矣

卦名張曰井通也亦辨也  
初之五乾元正位以乾別  
坤天地交通取義井汲故  
日井○按初為乾元進五  
而正位謂之以乾別坤者  
蓋卦位之例四坤位五乾  
位六坤位初進于五則陽  
居乾位而四上之坤位皆  
見乾坤分明故謂以乾別  
坤其實乾進坤中也乾升  
而坤降非交通而何取義  
于井汲者汲所以水喻

格升

炎

三三三三

乾元之進于五且外卦坎也坎為水

按泰五之二

自上下而生

半格與未濟

又按五之二坤下

而乾上泰交之道

自此盛亦自此衰

蓋坤下而乾上否

之消泰其幾已見

于此矣故泰下反

對之卦始于既濟

泰不可反反則否

卦名張曰既濟陽成也五

之二六交各正地平天成

按地不謂離二貞坤地

二也天成謂坎五貞乾天

五也各正者陰居陰位陽

居陽位無不正也○泰五

之二取變例而不取正例

格升

瀉

三三三三

上損

者二正例瀉日二非陽正位不能生也

泰初之○按泰初之上爻

正例也何以不與

生卦竝而反高一

格蓋既濟者反類

之卦泰生既濟極

盛將衰反則為否

也故以損止之而

正乾元變其例高一

格特變其例諸一

以特變其例諸一

格以特變其例諸一

以特變其例諸一

以特變其例諸一

以特變其例諸一

以特變其例諸一

以特變其例諸一

以特變其例諸一

以特變其例諸一

靈

三三三三

四歸妹

卦名張曰損下益上○對

已駁駁乎否之象矣惟初

二不動而乾盛于兌故圖

不取此義視乾乾之

四自下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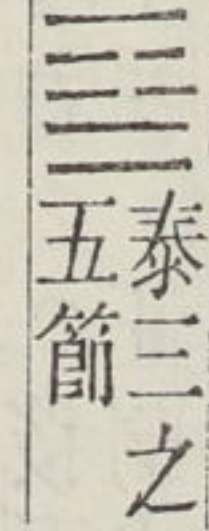
上生卦之

正例也與

五

漸反對  
 卦名張曰歸妹陰也三  
 之四三者泰成之交歸于  
 陰陽終陰始象震兄嫁兌  
 妹者陽不可以歸陰故象  
 之嫁妹也○按妹既為陰  
 則歸妹者歸于陰也泰成  
 于三者兌得朋而為臨臨  
 至震蠱動而復得一陽  
 而乾盈為泰故泰之成  
 于三三即乾元也乃泰三  
 以陽而之四復得震則自  
 臨來之消息愈明然四之  
 位陰也以陽往居陰歸于  
 陰矣其義不可以訓故假  
 震兌名之曰歸妹震長男  
 兌少女妹也消淑息艱  
 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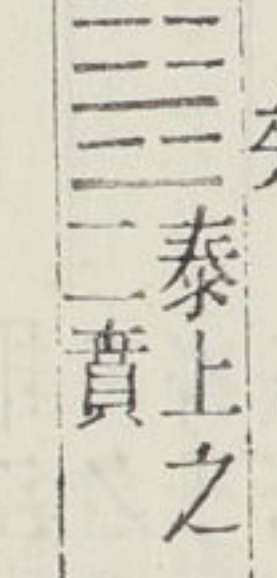
漸



泰三之  
 五節  
 五自下而上  
 正例也與  
 反對

卦名張曰三之五得伏損  
 之時自節止○按損以艮  
 正泰之乾元艮之上即泰  
 之三謂之乾元上與初相  
 易也泰之乾元既至五而  
 得伏則不復動矣故損之  
 時自節而止者節之六  
 三至五約象為艮止也  
 陽在損之時所以正泰自  
 此而止泰無可正將反為  
 矣否

賁



泰上之  
 賁  
 按泰上之  
 自上而下  
 例也高半  
 與嗟嗟反  
 對

卦名張曰賁飾也上之二  
 柔來文剛○按泰上六陰  
 也柔也泰九二陽也剛也  
 泰三爻二獨不變者  
 乾貞五二非正伏不  
 生

上降于陰陰麗乎陽陰陽相雜故曰文

格低

三賁初之四否

按非息正卦所生則較生卦低一格

與豐反對

卦名張曰旅寄也否

三之五否道已就陽

寄于坤有似羈旅○

按否三之五則旅又

自否來否道已就故

能生卦不謂之成者

陰必就陽成其象也

陽者指泰之三實即

乾元也既畫以離在

錫福日內已成坤陽

處其中非客而何

按此亦生卦何圖于上蓋化泰為否之卦

山嵐三三泰初

隨旁通

治也泰初之上乾元失正與消于下故蠱

澤雷隨三三否上

蠱旁通

上相易之義與消于下則將消泰之乾而為否之坤

卦名張曰否上之初與歸妹正反兌陰隨

震夫故曰隨○按與歸妹正反者隨即歸

妹之反對卦也少女在內長男在外有似

乎歸妹少陰在外隨震而入婦隨夫之象

故曰隨夫陰隨陽而入則陰在內矣內陰

外陽否也故隨為否之所生

按此二卦皆化泰為否之消息隨自否生不曰消泰者隨

之象坤二乾五各正其位震在初為乾元上六來隨五四

三二來隨初九陰皆隨陽雖自否來猶謂之泰也至小過

而陰不隨陽故泰消于小過

否三三泰

按易曰否泰反其類也日泰反者即此義此圖

雷瀘三三臨

以見泰之反類而亦畫于上者正卦無異也

雷瀘三三臨

按此雜卦之消息者與旁通無異也小過本通中孚以泰

消于小過否盡于中孚消息之義不同故張不取而仍援

旁通之例低正卦一格

卦名張曰小過小謂陰六五以陰過陽也此兼臨息觀消

不以晉上之名也○按臨息觀消者臨為息卦生泰者

也乃臨之陽未至三爻而觀之陰已越過臨之初九九二

而消于四臨陽不能進觀陰已在前則泰象消而否象就矣日觀消者觀本消卦此閒取諒則謂其消泰也不以晉名者爻例如此命

觀

三三消卦

巽

按虧者乾象虧也明消息則畧還辛義

益

三三

觀四

按觀四之五自下而上正

也陽為大在上五正伏也卦本消故曰尊陽

卦名張曰晉進也四進之五消陽○按觀之四爻巽之初也初為消之始進臨于五則陽消矣

升

三三

艮

觀五

按觀五之三自

止五之三止下正○按止

下者陰在下止之使不得上正者正乾之象也陽消者陽為陰所消也

剝

三三消卦

艮

消

按剝之下無生卦乾元退處于上不能生

坤

三三消卦

坤

入

按乾入坤也○卦名張曰坤順也陽入陰

地謙

三三

乾上九

按乾之上九即剝之上九窮于剝而歸

互體坎

一復

三三

按以上九居三自上下下也故謂之謙

天澤履

三三

謙三之坤

初○按謙三必至坤初為復而後上息

旁通謙  
互體離

下就坎所以成陽故必之坤初為復  
乃得乾元始上息于履之六三必取  
謙三者明其為歸魂且互體旁通也  
○上息于六三以陰牝陽謂之乾一  
息○卦名張曰謙息履者即所謂之坤為復  
德○按謙息履者即所謂之坤為復  
上息也謂之坤者旁通之卦皆以其  
所通者論履為謙之所通則坤象矣  
謙之三乾元也履外卦之通謙坤也  
六三之中有乾元謙坤在上故曰履  
行乾德

地水師三三謙三降  
居坤二

旁通同人  
坤內坎

按此明乾之入坤來自謙三降居師二  
謂之坤二者坤二貞離歸魂也  
○卦名張曰師兵也謙三降坤陽出征陰  
也○按征者正也正陽之象謂坎二得中  
也○兵韜

二復三三三

炎貞三三師二之坤初  
為復上息

旁通師  
乾內離

○按師二之坤初為復而後上息于  
同人之六二者師之內卦坎明乾下  
就坎必之復而得乾元乃能上息于  
同人之六二其必取師二者明乾之

入坤且坎離旁通明其為歸魂也  
卦名張曰夫婦為同人通師震與為夫婦同應乾五陽  
也履二至四與也同應乾五陽者師之九二息于同人之  
六二二應五陽也五陽即此五

水地比三三師二上  
之五

三復三三三

炎脊三三為復上息

卦名張曰比附也師二上之五正伏陰  
皆順從○按師上者升于坤也明此非  
師之所生也故旁通之卦皆不與生卦  
同例

○按五為貞伏必之坤初始得乾元  
乃上息于大有之六五者明比五之  
為歸魂非乾貞也必于五者重正伏  
也○大有之六五以陰牝陽為乾三  
息自三而二乾二歸矣自二至五乾  
五歸矣

卦名張曰大有坤五合乾五離中有陽故大○按坤五合  
乾五即比之九五之復初為乾元而上息于大有之六五  
者也以大有之五為坤五者在上之離坤五也五之伏乾  
也陽伏陰中故曰中有陽其陽乾五也故曰大  
按以上六卦皆以陰牝陽滅而未出之消息也○虞氏于  
乾三息曰坎三息者蓋以謙三師二比五必之坤初為復

而後上息于履之三同人之二大有之五取其來自復初  
故謂之乾其曰坎三息者謙三師二比五皆坎象也。六  
卦皆有乾象而謂之魂者依剝而言

格卑

重離三三坤二五之乾于。按二五之乾即所謂坤就乾  
而生也坤起于離即此義。初

卦名張曰離麗也坤二五之乾陰麗于陽化乾已就。按  
牝乾已就者陰伏陽即就陽而生所謂麗陽而生也

格卑

重坎三三乾二五之坤于。按二五之坤即乾入坤也。○  
觀上之二者爻例如此義無所

卦名張曰坎日習坎陷也習常也乾二五之坤正離陽陷  
陰中乃得其常。○按離中之二五伏乾之二五在離而伏  
陷于坤中而二五乃顯故曰得其常觀此知乾之歸魂必  
自坎來也謂之正者二五正伏也  
坎戊離己伏于中宮陰陽所合不可與旁通卦竝而上則  
又嫌于消息故低半格別之其圖于旁通之後者明乾之  
三息皆坎離為之也先離後坎者明乾歸魂于離而起于  
坎也坎離之後方出震故圖此于旁通六卦之後

水雷三三坎二

按乾三息者乾下就坎以成陽而配寒也  
謂之魂者以氣言也三息而交于離坎氣

旁通

盈而屯鼎新而出復復在子其時冬也寒

卦名張曰屯盈也坎二之初成震牝馬行地盈乎地中。  
按北者坤也馬者坎也屯之內卦震也坎交于震行于坤  
中全陰皆動陽將出震其不即出者剛柔始交故震為玄  
黃天地之雜其生猶難必通于鼎而始出。震謂成總此

火風鼎三三

大壯上之初  
實離二之初

旁通

卦名張曰鼎所以執物陽交于離坎而出猶物和水火而  
成味故通屯出復之卦取象于鼎不取大壯上之初。○按  
陽交于離坎者鼎之九三變而為六三則內坎外離矣以  
九三之陽交于坎離之中正如物在鼎中和水火而成味  
成則陽可出矣通屯出復者旁通于屯屯之內卦震震即  
復之內卦故曰出復。○按坎中之陽七離中之陰八例不  
生卦而張以為坎二之初為屯離二之初為鼎者謂為雜  
卦所生則其義不明如大壯以陰傷陽此時陽將出震而  
反曰陰傷陽消息之義茫然矣故不取

復

以陰牝陽滅出。按滅而復出者蓋陽為陰消至剝而僅存上九一爻于是滅入于坤三

陽盈

按自復而臨而泰三畫之乾盈其義已見于前故不復圖于此其必圖復者滅而復出必正其象此以後將明六畫之乾而陽盈之後不接大壯而反接遯者月盈則會天之道也

以上陽盈之卦三十二

遯

乾坤相遇

按陽極而陰與坤相遇故成遯遯之內卦巽也乾消之始而在天之象則遯辛成巽也

卦名張曰遇也陰陽相遇

○按遯不生卦其陰微也遯之陰入巽入也

遯

艮象

遯上

按遯上之初爻變

卦名張曰遯退也陰消至二陽當遯退

例何以不高半格反高一格以其消之過舉以正乾元

故特變其例

卦名張曰无妄无所也

良之乾元復正者遯之內卦

與初相易而皆為乾元遯

而不得其正非遯而何陽

何可遯故自三來之初則

乾元復正已居于內是也

天

按遯三之二變

卦名張曰訟爭也三之二陽與陰爭明陰盛。按陽爻自上而下交陽伏而就陰伏故曰與陰爭則陰已與陽為敵其盛可知

與

按遯初之四



卦名張曰女以男為家初之四陰進而從陽故曰家入陰必居陽之家而後能消之。按陽之家者乾為積善之家也。遯之外卦乾家人之外卦巽。陰入卦乾乾將消矣。然六四在二陽之下而乾五坤二貞。伏猶在男女外內故曰家人。

巽

三三

遯二之四。按遯二之四。正例也。

卦名張曰巽入也。二進之四。乾陽入伏陰下。按乾陽入伏者巽象先庚庚者震所出也。其象在上與下震之益不曰伏震而伏乾者震初乾元也。按遯生四卦无妄與訟皆自乾來以正之謂陽之不可遯也。皆非消卦家人為消卦之首。遯象也。故遯之生卦終

否

三三。坤虛。按乾

卦名張曰否閉也。以坤消乾天地不交故否。按以坤消乾者邁有一陰。遯有二陰。至否得三而坤虛矣。故曰坤。

澤

三三

否二之上。按否二之上。自下而上。正

泰

三三

否二之五。按否二之五。正例也。與既

卦名張曰二之五六。伏失正為否之極。曰未濟者明將濟也。按六伏失正者謂初三五陽伏也。而反為陰所居。二四上陰伏也。而反為陽所居。各失其位。否已極矣。然否患在不交。以

二易五交也且離坎為乾坤之交故曰未濟者將濟也

風山漸三三之四 按否三之四 正例也與損 反對

卦名張曰漸進也三之四始正伏進而承陽○按否之三陰處陽伏之四成漸則陰居陰伏始正矣于是上承二陽故曰漸○張謂小人悔過者此義也

澤山咸三三之上 按否三之上 正例也與恆 反對

卦名張曰咸感也三之上正伏乾成乎中陰感乎陽○按否之六三之上而成咸避陽伏而居陰伏小人悔過矣三至五約象為乾

風水渙三三之二 按否四之二變 例也高半格與 節反對

初二上坤象也陽在陰中則陰感乎陽 卦名張曰渙散也陽來動以陽易陰入于其中羣陰散矣反對節否終則傾將反而為泰矣

火雷噬三三之初 按否五之初變 例也高半格與 豐反對

卦名張曰噬齧也嗑合也五之初陽道盛嗑陰合之○按五之初乃得乾元乾元在初故曰陽道盛合即交也否而交否將泰矣

震豐三三 按此非消正卦 所生低一格

卦名張曰豐大也噬  
嗑上之三泰二之四  
已合泰成從者大○  
按噬陰而合之泰二  
之四則泰象已成小  
往而大來故曰所從  
者大大陽也小陰也

益三三三

否上

按此不與生卦並者益恆旁通且化否為

泰之消息也  
卦名張曰否上之初損上益下○按否上之初則入坤而  
出震上九上也初下也且損否之九四而為六四以益下  
故曰益其內卦震也息泰之三陽也其外卦巽也消否之  
三陽

震三三三

泰初

卦名張曰泰初之四以泰通否終則有始  
恆久之道于是著之○按以泰通否者恆  
為益之旁通也否終于此泰始于此消不  
可久息不可不久則恆久之道宜于此著  
之故曰益恆化否為泰之卦也

泰三三三

否反

按否之反也明反否之義故畫此亦圖于上者  
十二消息無異伏

震三三三

息雜卦

避陰未及三而大壯陽已  
至四于爻自訟四之初

按避至三則否矣避陰未及三而大壯之陽已息三而至  
四否遂盡于中孚矣訟四之初爻例也此取消息不取爻  
例中孚與小過旁通義亦不取

卦名張曰中孚信也坎之德此卦坎在中故名中孚兼避  
大壯消息不以訟四之初為義○按信為坎德中孚無坎  
象而曰中有坎者中孚六三六四內外兩陰坎之體也自  
避大壯消息避為消而三四皆陽爻大壯為息而三四皆  
陽爻中孚從此來則陽在陰中坎之象也其不以訟之爻  
例為義者中孚為否盡反泰之卦陽與陰爭為訟非其義  
也故不取

泰三三三

息泰

按四之陽泰所息也故曰息泰

卦名張曰大陽也壯傷也  
四失位陰得樂之故傷○  
按大壯之四陽居陰位陰  
得樂其上故傷觀此可知  
乾盈入坤之義

需三三三

大壯四○按大壯四  
之五白下而  
上正例也

卦名張曰需待也養也四  
之五自正方傷當需養之  
○按大壯九四之五而為  
需五陽也由四之五自  
得正位然九四之大壯為

兌三三之三

二陰所棄雖之需傷未瘳也故猶待養之

○按大壯五之三自上而下變

例也高半格合

兌六畫觀之

象見矣然兌陰

有二故取變例

以正夬上之陰

○按

陽正而見陰陰所說

正也謂九五上六一陰在

二陽之前六三一陰又在

二陽之前陽見陰實陰見

于陽見如諸侯見于天子

之見陰見于陽則陰順于

陽矣順則說故曰為陰所

說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夬三三三三

○按夬三三三三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乾三三三三

○按乾三三三三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雷地豫三三三三

○按雷地豫三三三三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一疑三三三

○按一疑三三三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者決開兌陰而通于乾也

○按

陰為陽決不能生也

而怡則將疑陽而生矣

夬畜三三

豫四之坤初

○按復初之豫四而必又之坤初為復而後上息于小畜之六四者義同

彖通

乾之歸魂六卦說文曰魂陽氣也陰

卦名張曰畜斂也

何以為魂其象麗陽而生則其氣亦

斂也之坤初為復

同義其曰之坤初為復者寔以明復

上息六四陰得畜

邁旁通邁之陰必麗乾元而生也夫

陽復陽小故小畜

陰陽相遇謂之邁夫之時一陰為五

乾合于大過頤消息于蒙革而生邁

○以上皆就坤而論然易以乾元消

息六十四卦不得以乾為論坤之

就乾實六畫之乾入坤也乾入于坤

則謂之魂魂陽氣也故張又曰小畜

在四者凝乾之魂乾以游魂索坤也

其義得于京氏游魂在四之說○三

畫之乾滅而復出復生大壯至夬而

極六畫備矣復入于坤為坤所凝外

于大過陽不可外也于是頤以養之

自蒙而通于革為繼世而後終于邁

按玩此義陰能畜陽則陽入陰中陰始得麗陽而起且謙

三師二比五之所通皆明乾入歸魂而游魂不見故豫之

四為坤之遊魂小畜之四即為乾之游魂乾以游魂求坤

坤乃得凝乾而歸魂于坎然則坤三凝凝乾之元實凝乾

之魂也小畜之約象為離坤起于此則乾終于此

按坤象故在其謂之魂者皆依夬而言明夬極生邁之消

息也

澤地萃三三觀上之四實

○按觀上之四爻例也張謂實豫四

旁通

息五者乾施于坤以四息五復初之

二疑三三

故曰魂○卦名張曰觀上之四實豫

正伏者五為陽伏也

四息五陽正伏陰聚而歸之○按陽

吳夬三三萃五之復五成臨上

按萃五之復二則復得一陽而成臨矣上息于大畜之六

五必曰復者邁之旁通也○卦名張曰萃五之復二成臨

上息五畜臨陽臨陽大故大畜○按萃之乾爻自四起仍

是游魂不為陰所凝便得一陽然圖此二卦于蹇睽之前

非謂陽息寔以明坤之未歸魂也

水山蹇

三三觀上反三即

○按觀之上九反于三寔萃之九四反三也皆曰反者歸魂在三明坤之歸魂此卦外坎互體亦坎外坎以明坤之游魂互坎以明坤之歸魂○坤名張曰蹇難也觀上反三即萃四反三也陽在重坎始蹇難○按重坎者外卦坎互體亦坎也

旁通

三凝三三三

火澤睽

三三成大壯上之三實蹇三之復二成臨上息或无妄二之五

按成臨上息者假借以起例耳六五蹇蹇之九五六三凝蹇之九三而坤即歸魂于三此卦外離而互體亦離明坤起于離乾終于離也○卦名張曰睽乖也睽五應蹇五盡有乾陽微陰已著陰陽至此而分故睽睽交由大壯取其傷陽无妄无所非睽之義○按蹇有乾陽者睽五凝蹇五乾元伏也微陰已著者坤自蹇三歸也以上六卦皆以復初臨二明乾元上息于睽五陽為陰所疑則乾元不見而睽三又以陰凝蹇九三之陽陽不見而陰已著二四上坤伏而陽陷于中三五乾伏而為陰所麗陷則不出而麗陽又微故陰陽遂自此分○按坤三凝者坤上就離以成陰而配暑也謂之魂者亦以氣言交于大過頤而蒙氣成蒙氣陰氣也通革而與乾遇為遯遯伏在午其時夏也暑也

也

蠱

陽伏巽中體復一爻於爻

大壯五之初或兌三之初  
按陽伏巽中者明生遯之消息也體復一爻者明遯之初麗乾元而生也○卦名張曰大過陽外也不言外陽无息也但言過而已陽伏巽中爻由大壯兌亦非其義○按上與初相易為乾元此卦上下皆陰非外而何其不曰外者乾元無息而與下一陰陽即伏其中陰伏陽即能養陽况乾起于坎大陽之象坎象也故曰陽无息○按其必曰外者蓋陽自大畜以後陷于蹇之重坎而坤自蹇三歸魂微陰不足變陽陽氣反為其所疑至睽而陰陽乖戾滅者不能復出大過又外蹇睽來上下皆陰乾元不見幾乎息矣故曰外然坤自蹇三來至大過時陰八為六六變為九則陽伏于中○爻例不取兌而取大壯以兌息陽大壯傷陽也

巽

三三晉四之初或以臨

卦名張曰頤養也通大過以陰養陽天地合萬物生不以晉四之初臨二之上為義○按以陰養陽者震伏巽中至頤而見天地合者睽之陰陽分至此而始合則萬物生明坎離將為蒙革也爻例不取臨晉者臨陽已

盛晉為游魂也○右二卦具坎離象故亦低旁通一格

山蒙三三艮之初之三實

按艮二之三虞氏義也而張不取者艮消而頤養也假借于爻例以

明消息之故與坎離所生同義故仍與旁通一例

澤萃三三大過之初實

按此亦不取虞義謂消息自大過

卦名張曰革易也乾已去巽陽生震下革公故也○按三動成震公大過之與而居震下非公其故乎○按虞注曰革四動體離為坎五位成乾為天蒙坤為地震春兌秋坎冬離夏則四時具故天地革而四時成也蓋以革之內卦為陰則內卦成震春也四動為陰以互體言之成坎冬也三至五約象得乾天也旁通于蒙約象得坤地也四時皆具乾坤定伏故張以革為繼世其所以革者離火欲上而不能兌澤欲下而不得遂革坤而成乾

遯

三三以乾通坤極遯

按乾通坤即指夬三乾元也

按坤為夬決微陰不能與乾遇故必疑乾之魂而蒙氣始成乾為坤凝息于大過而坤無乾象仍不能生必俟乾之養于頤成于革而坤乃得麗陽而生故曰極遯生巽遯巽體復震為生也謂之餘殃者從夬上來且夬三入不善之家至革而始得其常巽陰即從此生非餘殃乎

右遯以明乾通坤之消息至此極也

陰虛按虛者乾消而坤虛也謂之陰者無其象○以上陰

張太史曰右圖以陰順陽以乾通坤所謂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按復再畫圖于入坤之後者滅而復出明陰之能順陽也出震之復圖于首者明以乾通坤自此始也退辛之遯圖于陽盈之後者月盈則食消不可久否反為泰息于大壯而極于夬亦以見陰之能順陽也然以乾通坤之消息至夬極矣極則與陰遇生巽為遯故再畫之以明其義而圖于是終○乾必通坤者六陽皆靜象于何見故必用九而通于坤為乾通于坤者六陽皆靜象于何見故必坤為義門見則象矣和順者坤也道德者乾也乾為道門之必順陽又曰理於義故知乾之必通坤○又按虞義言乾元者有三伏初也三也上也陽初出震震在初故初為

乾元陽息于臨至泰得三而乾盈盈三故三為乾元陽  
夫兌陰而為乾伏三上故上為乾元是以游魂之謙三乾  
元也為坤所疑之夫三亦乾元也其實乾元一而已上與  
初相易三畫之乾其三亦上也然則上也三也皆初為之  
復也初乾元也  
復 三三 按陽始反動者剝窮入坤反于謙三三息而交于離  
坎元黃成屯通鼎而出震為復動者復之內卦震動  
則陽息也不生卦者震陽七也

既濟 三三 按既濟六伏皆正剛柔定伏故雜卦曰既濟定也李  
鼎昨曰物有為而能濟者以已窮物窮則乖功極  
則亂泰盛于此亦衰于此故下接損為特變以戒之  
○與未濟反類泰下反類之卦始此  
泰初之上○張曰自既濟以下為反類之卦泰之反  
變也失其元矣故損以初之上為特變以戒之○按  
泰失其元當壯旅蠱而反類之卦實始于既濟明泰  
之將反也泰之時方盛于既濟而反否之幾已見蓋  
福者禍所伏也○按此卦于交例當曰泰三之上荀  
氏亦謂損乾之三以益上而虞氏獨曰泰初之上者  
蓋損剛益柔損下益上謂之損以剛柔言則泰初與  
三皆剛也即曰泰三之上亦無不可以下上言則乾

損 三三 之傳曰陽壯下也指初也故必曰泰初之上泰剛壯  
上而泰之柔爻不壯下者何也泰柔壯初則蠱三矣  
此卦初上皆剛乾元正故象曰貞張謂特變以示  
戒者此說也不取爻例故曰特變高一格別之  
損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虞注曰  
泰乾三爻為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謂泰初之上按泰息  
于震震陽壯初初為震之主則一人謂泰初之上按泰息  
玩爻辭一人即指六三終當以荀慈明損乾三之說  
為正而虞不取者以三為泰成之四而損之時正泰之乾  
方是泰消之始故曰泰三之四而損之時正泰之乾  
元亦曰泰三之上則泰成之爻先失正于何有至泰  
三之五為節而損之時終矣故張曰自節止

與沈紱齋論虞氏消息書附錄  
前日既聞塵教蓬心為之豁然鑑下發篋重將虞誼細讀似  
有所得敢質之左右足下疑萃大畜蹇睽四卦則與乾入坤  
異麟以為此正乾入坤之消息也六爻定伏坤初二故虞  
取臨陽臨之為卦兌二得朋二耦數也臨二為成卦之爻其  
伏坤初也臨從復息而遯麗復初其實遯之初陰伏亦二  
坤元麗乾元而即乾為元豈非二邪其心之復初成臨上  
息者正以二陽得耦數二陰得耦象耦與耦同氣相求故陰  
得疑之而生而豫小畜一陰一陽者則又以坤无元以乾為  
元故必之坤初成復上息亦非乾三息六卦例也陰陽以定

十九



依言只有三爻京氏曰游魂卦四歸魂卦三夫過乎三則游魂返乎三則歸魂非三爻而何故大壯四夫五乾上其爻辭皆无全美卦四曰貞吉言動有悔也壯五曰中行悔亡言過中而陰得疑之者乎虞亦謂乾以游魂索坤者疑即此復邁之消息壯乾坤之往來坤往則乾來觀陰壯四剝陰壯五坤陰壯上坤往也而復自此生故三消卦皆謂之陽盈若大壯夫乾自四而五而上乾往也而邁自此生故三消卦皆謂之陰虛泰否反類為消息之大樞紐否泰之閒其卦亦謂之有五爻之有正例有變例有非消息所生者而又有旁通不取爻之者并有消息不取旁通者虞例爻之與揲著求卦之卦變異二陰二陽之卦所生者必二陰二陽三陰三陽亦然至于旅豐二卦謂非泰否所生似亦可疑然以意推之則太極之初陰陽並進只有六爻而泰否所生者乃各有八非周流六虛也蒼牙畫六十四卦因定六十四卦之名有六十四名即有六十四名之說緣說以起例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无達占亦无達例也虞氏之學久為孤經幸張先生尋其隊緒毅然創此圖功亦偉矣而規模粗定惜未竟厥功願生不自量竊有志于此每苦拘文牽說而不能聘得足下同心為我提借故敢布其區區未知有當于萬一否幸匡其謬論其不及幸甚

海虞吳子頊儒少孤力學家貧無藏書鬻產置書數千卷討論講玩枕食不廢比弱冠九經諸史百家盡通大義平日言論恂恂造次不詭於正所著書高尺許矣今春獲見虞山客舍即索觀其所撰述頊儒抑然弗敢出也越月請之益力乃出四書諸經若干種讀之而為之言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十有八年而盡通六經非徒示多炫博傲人以其所不知也又非徒立說著文供其左右掇取也所以存其大體守身蓄德俾自堅其質性而居官養民不外是而得之矣諸經之說宋儒為盛漢唐諸家掇拾散亡補綴缺脫先河後海其功亦不可沒故論羣儒之失得祖宋祧漢不可也右漢左宋不可也平心易氣惟是之歸吾求無蔽於面牆耳而暇

爲古人拔幟立幟乎哉至如成都楊氏蕭山毛氏亦頗能治經成一家言然便文巧說以角勝前人其意主於建獨得之解愚後生之寡識者航於斷港絕潢而求通河漢不亦難乎以是傳經不如其不傳矣項儒虛中無我潛心探挹述先儒遵王制粹然一出於正而自有心得庶幾沿流溯源爲古之學者乎約喪禮經傳一卷采錄傳疏屬辭比事若網在綱文簡義該覽其一種其他可知也予於諸經蓋未嘗徧讀者年來心精耗斁益束書不觀見項儒所述何止韓子顏變媿生而已然不敢自安荒陋冒顏而爲一言以論世之人當有知項儒者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朔太倉馮偉序

亦澹齋  
問一齋

同治丁卯中冬滂喜齋重雕本

同治丁卯中冬燕喜齋重刻本

問一

亦難答

曩者聞諸舅氏莊先生曰世寶晚出大誓猶之以世俘為武成子心識之而未有以引申也既識仁和龔君龔君言今文無大誓古文亦無大誓予愕焉會君著大誓答問成示予予則求之史記而合求之班史而合廿九篇之言馬班共七見假使虛懸其一以待後得之書則馬班何為奮然屬之伏生此龔君馳康莊踞上游也助其張目者則有馬融融疑書傳所引不在其中近王氏江氏孫氏皆曰但脫簡耳君則曰如大誓有兩本抑何孔壁本脫簡與民間本所脫正同此龔君強守衛也由是今文家與之為難者則曰尚書大傳有之古文家與

之爲難者則曰周本紀有之君曰此欲以影定形也吾所據者形彼所執者影是不足以惑吾志予所蓄聞莊先生之言乃於是乎冰釋抑君之言與鑄向以下不同與僞孔叢子不同與唐人不同與近儒惠氏江氏王氏孫氏不同與君之外王父段先生亦微不同說經尊嚴何所引避予嘗舉段先生兩事以難之曰師乃怡許慎作師乃指流爲烏馬鄭本作流爲雕怡烏今文指雕古文得非古文有之乎君則曰婁敬終軍董生旣先見此文則西京民間流傳何止一本傳寫至馬鄭時豈無異同非以孔壁有異而異也有證乎曰復哉之爲茂哉同

是博士本卽有異同豈孔壁之異而異予懣然服夫聞道有先後是非非獨任予異序同篇舊說遭君蹂躪段先生可作必且采君言入古文尙書撰異補厥滲漏何疑焉 國初自閻氏始破東晉古文惠氏繼之王氏按討漢學江氏孫氏網羅古訓自成門戶段氏深明古今文家法撰集同異莊氏以大義微言說百篇之序作者七人今君又有功於經甚鉅哀而論之 國朝尙書家畧具是矣道光戊子仲春上旬南蘭陵友兄劉逢祿序

器具最矣散興丸于仲春土師南蘭刻文只隱發類乳  
 小人今昏又育也似懸甚遠矣而簡文 國時尙書案  
 文案甚熟業同異非刃以大義辯言筮百篇之乳非齊  
 持萬學正刃純刃罔羅古嗚自刃門可刃刃霜即古今  
 異語 國時自閭刃故姬東晉古文惠刃辭文王刃變  
 夫出何計必且采昏言人古文尙書辨異辭刃變刃  
 斷育夫發最非非豈非千異刃同篇善筮豈昏疑刃  
 豈軒士本鳴育異同豈非豈刃異而異千懸然刃夫聞

大誓答問

大誓答問 小夏商周禮文志 仁和龔自珍纂 卷二

第一論伏生原本二十九篇非二十八篇

問曰儒者百喙一詞言伏生尙書廿八篇武帝末民間  
 獻大誓立諸博士總之曰二十九篇今文家始有廿九  
 篇又云得大誓以并歸於伏生弟子始有廿九篇其言  
 何如答曰使尙書千載如亂絲自此言始矣史記儒林  
 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  
 求其書亡失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漢書藝文志語正  
 同遷固此言昭昭揭日月而行諸儒萬無不見亦萬無

不信而乃舍康莊而求荆棘營其受病厥有四端篇目  
之不攷一也篤信民間晚出書二也誤以孔安國爲傳  
古文因以史遷亦傳古文因篤信周本紀三也不以今  
文古文晚出書三事截然分明各還其數而合并數之  
自生瞖悶岐之中有岐焉四也今先證以歐陽夏侯卷  
數使先知今文大師之不可厚誣而後白黑可得而定  
亂絲可得而理也

第二論夏侯氏無增篇

諸儒言夏侯生有大誓按菽文志大小夏侯章句各二  
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重規疊矩夏侯之不

徇俗師以驛本師可知

第三論歐陽氏無增篇

菽文志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則以分般庚而三之孫氏  
星衍作篇目表是也般庚當三孔門之舊故今文家皆  
仍之至蔡邕石經尙然古文家亦仍之至馬鄭王尙然

第四論今文篇數具在

一堯典二臯陶謨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般庚七高  
宗彤日八西伯伐耆九微子十坤誓十一鴻範十二金  
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  
十八雜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

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康王之誥說見後條

十六柴誓二十七呂刑二十八文侯之命二十九秦誓

第五論近儒異序同篇之說非是

問諸儒之說始鄭元一言元謂伏生歐陽夏侯皆以康

王之誥合于顧命故止二十八篇矣亦見陸氏釋文引馬融語答曰

百篇之書孔子之所訂也七十子之所序也自無壞我

高祖寡命以上為顧命自王若曰庶邦以下為康王之

誥孔子所見如此不必問伏生矣殷庚之合為一歐陽

生方且從而分之豈有顧命康王之誥之本分而反從

而合之乎歐陽何其勤于復孔子之舊伏生何其勇于

汨亂孔子乎必不然矣合之云者竹簡之合之也非其

名與實之合之也蓋二篇事相比也辭相屬也指意相

聯貫也其竹簡可合寫而合寫之矣豈并省之之謂哉

後世帛楮書亦有合寫二部于一卷一冊者皆非并省

如伏生果并省則是分之始于馬鄭馬鄭何師說而剏

分之自誤解鄭氏語而廿八之說起異序同篇之說又

起夫同序異篇以一序領眾篇可也若異序同篇一身

二首學者何以離章句寫官何以定簡畢授讀者何以

名其家名之不正万事失紀何取而剏此駭論焉

第六答客難

客難之曰太平御覽書古文訓因學紀聞並引尙書大傳孔子曰五誥可以觀仁五誥者二十九篇之中大誥康誥酒誥召誥雒誥也惟康王之誥卽屬顧命故不數此今文康王之誥不與顧命爲二之證若爲二則孔子當言六誥王氏獲齡爲子答之曰五誥觀仁乃孔子之言總論百篇也孔子豈亦只見廿九篇者耶百篇中有湯誥仲虺之誥且廿九篇中梓材亦誥也誥甚多而觀仁者五孰能定孔子所指爲何等篇哉易九卦爲憂患之辭豈易止九卦哉故不得臆淺其不數康王之誥

第七論近儒書序當一篇之說

又有從而爲之辭者曰序實當一篇朱氏彝尊近有陳氏壽祺亦未知余說也凡古書之序當一篇古例有之大可引爲子說勅去大誓之助然不敢取者一則二十九篇灼然大明根株已明枝葉之言宜從棗落二則書序古今文並有孔壁序孔安國不以當一篇則伏壁之序伏生必不當一篇也

第八論班氏不以書序當一篇

座主高郵王尙書引之謂自珍曰儒林傳曰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其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篇又頗雜采左氏傳書序云云上文稱二十九篇下文稱又采書



序文法如是是班氏不以書序入二十九之明證也

第九論書序古今文並有

或言今文家有序古文無之或言古文家有序今文無之余外王父段先生則曰皆有之以百篇序多異字知之也由其異字而審知爲家法之異也

詳見古文尚書撰異

第十論後得者非大誓

馬季長疑之矣王子雍又疑之矣蓋白魚赤烏之文廁于三十一篇之中如砒砒之混球璧然馬王皆不定其爲何等書吾友劉申受嘗目之爲戰國大誓泰興陳君潮曰殆菽文志所載七十一篇之周書晉世汲冢所得

正其同類二說良是周末之徒往往有此類言語馬融疑之而注之趙岐疑之而引之要不失爲故書雅記云

爾

觀古書真僞審其類否周初史臣之文氣體類不類不難知也文法類不類不難知也周書二十篇有此文法有此助辭乎而堅不服馬氏師曠與離朱爭明

第十一論大誓晚立與伏生家法無涉

劉向別錄武帝末民間獻大誓使博士讚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曰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此言功令而外別增此學歐陽家法而外別增此師也

時夏侯未立

余攷書博士有歐陽夏侯之學歐陽夏侯皆未嘗自爲書博士今向歆言如此與伏生弟子無涉明矣

歐陽生以後之博士憚違明詔起傳後人大都俗學漢初淳悶重功令尤重師法學有家法名成大師豈肯從而詭和以塞詔旨乎觀劉歆欲立古文太常以無師說不肯立豈歐陽之篤謹不如後來之博士

伏生之徵在文帝時歐陽生親受業于伏生下距武帝未尙七十年縱老而見獻書之事豈復屢補師書自悔其少年之業之未備邪抑余攷諸外王父段先生之言董仲舒對策在帝七年終軍上對在帝十八年皆引此

文是大誓之出頗早非末年也孔氏以爲末年重得之良是此類書記自除挾書之律卽萌芽於世通人往往先見之或孝武亦先見之是以民間朝獻夕付學官然其始皆不曾目爲大誓董子同類相動篇引此文而稱書傳曰是仲舒不以爲大誓甚明白目爲大誓在末年重得之之時距二十九篇之定也久矣

又攷王充論衡則以是事爲在孝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獻于朝而後書二十九篇始定後漢黃門侍郎房宏說亦同宏充皆不知二十九篇之數不待大誓出而早定故其言若是信如宏充言二十九篇之名之

數闕一而虛懸之歷孝文至孝宣百年而後定殆非事實抑果如宏充言則歐陽夏侯之死久遠益爲今文家白謗益爲伏生家法定界限矣

第十二論尙書大傳引此文之故

問曰聞之尙書大傳者伏生老不能正言口授大義生終後歐陽生張生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志稱四十一篇者是也而見引魚入舟火流烏之文是歐陽生與此大誓爲眷屬之左證答曰辨哉問而不知漢儒引書之例也漢人引易說謂之易引書說謂之書引禮家春秋家說謂之禮春秋見于一切書者不可枚數以尙

書大傳論之於般庚則引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此古般庚說也於康誥則引書曰王曰封若圭璧此古康誥說也於毋佚則引書曰厥兆天子爵此古毋佚說也許叔重引山行乘櫟水行乘舟泥行乘橈澤行乘軻此古咎繇謨說也歐陽生張生當漢初羣書四出之年博摭傳記何所不引引此書之文以說大誓爾夫伏生無大誓而有說大誓之文此亦九共帝佶說命高宗之訓歸禾等篇例也假使大傳所引是真尙書董生著書轉引此文不當不從其本而稱之乃但稱尙書傳則董生之陋極矣歸不云乎婁敬董生終軍皆先獻書

而見此文不必張歐陽不之見此何得謂伏生弟子增  
廿八爲廿九之左證

第十三論孔壁中無大誓

問今文家之無大誓吾子之言固其根株又扞其藩垣  
敬聞命矣敢問古文答曰其無不俟問孔鮒藏壁中者  
本亦百篇兵火後畧同伏壁之散亡菽文志魯其王壤  
孔子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乃止不壞而得古文尙書  
皆古字也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班氏此言其亦明且清矣二  
十九者則前目錄是十六者則鄭元數者是一舜典二

汨作三九共

鄭氏數爲九

四大禹謨五益稷六五子之歌七

允征八湯誥九咸有一德十典寶十一伊訓十二肆命

十三原命十四武成

建武世亡

十五旅獒十六畢命

作問命者誤

此劉歆所欲立者也何處容大誓

第十四論五十八篇之名

問然則五十八篇之名何所始也答曰此混同之總數  
不知所始在安國獻祕府之後其祕府目錄歟伏生廿  
九析般庚爲三十一今文之都數畢矣古文多十六析  
九共爲廿四合其複重則五十有五古文之都數又畢  
矣孔安國既上古文五十五篇而祕府取民間本大誓

合并數之

時析為三

兼三事言因曰五十八矣

第十五論劉向襲稱五十八班固襲稱五十七之

誤

自祕府誤合并數之而子政別錄襲稱五十八篇矣然未曾統之以古文也孟堅藝文志則曰古文經四十六卷為五十七篇蓋以武成一篇亡于建武之際故曰五十七實亦謂書有五十八蓋孟堅承劉歆七畧而言竟專屬之古文不分析還之未免小誤

第十六論班史稱四十六卷之故

問何以五十八篇只四十六卷可言其故乎答曰伏生

廿九篇為廿九卷壁中廿四篇為十六卷民間大誓析之則三篇合之則一卷是故四十六卷卷少于篇篇多于卷一定之式廿九卷一事也十六卷又一事也一卷又一事也凡三事四十六卷非專古文經四十六卷然即由四十六卷之故思之而書凡三種痕迹昭彰二千年事瞭然如今日對簿讀漢書者幸思而得之不思弗之得也

第十七論隋書稱二十五篇之謬

隋書經籍志竟改增多廿四為廿五臆改甚悍王氏夔齡曰志又稱孔壁有之惟欲以大誓為出孔壁則所以

臆改之源也

第十八論唐人稱三十四篇

孔氏尙書正義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當三十有四去大誓猶有三十有一按云三十有一者是也并此數之故曰三十四矣

第十九論偽孔序稱二十五篇之謬

偽孔序曰增多伏生二十五篇此則村塾之子目并不見漢書而欲誣孔壁者也

王氏蒧論曰此正與隋書經籍志之謬相同

第廿論近儒遁詞

自馬王而外尙有趙岐韋昭服虔杜預之言而趙岐注

孟子滕文公篇則明曰大誓者古百二十篇之大誓也

趙用書緯之說故曰百二十篇

今之大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尙書

同偉哉此論與季長重規疊矩厥後韋于國語服杜于左傳皆屢疑之近儒無可如何乃曰凡左氏春秋國語管墨荀孟所引皆大誓中下篇其充學者民間所獻一篇獨上篇則何民間本孔壁本不約而同適皆獨此上篇也又曰雖已完具而間有脫簡何脫簡之多也且又何以民間本孔壁本同此脫簡也遁詞知其所窮

第廿一論充學之大誓是一篇是三篇處處不在

寶鼠腊之徒欲誣今文家則以爲一篇欲誣孔壁則以

爲三篇凡誣今文而一篇之者則歐陽夏侯增廿八爲廿九及二十八宿加北斗之說是也凡誣古文而三篇之者則曰五十八曰去武成尙五十七之說是也至僞孔序則又以一篇誣古文如曰增多伏生二十五是也至唐人則又以三篇誣今文如曰伏生三十有四篇是也率恠怛而難憑終游移而失據是書之爲一爲三何足深論意者民間獻書時原止一篇厥後博士俗師熹事之徒欲塞詔書起傳教人者見百篇之序甚明因析而爲三使合于孔門之舊以張其學因而祕府定目錄箸錄之也歟

第廿二論漢世何以不互校

漢廷凡古書二本並出未有不互校之者也孔安國得孔壁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是并目錄互校之矣張霸百兩篇之非真由成帝以中古文校之非是是二本互校之矣劉向以中古文校博士易脫去无咎悔亡取中書樂記二十三篇以校常山王禹不相合是皆互校之矣孝經長孫江翁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又二本互校之矣向取中古文校歐陽夏侯經酒誥脫簡二召誥脫簡一其餘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亦二本互校之矣何以民間得大誓孔壁亦得大誓二本並

在漢廷孔安國方以今文讀古文而絕不一問其異同得失終漢之世君臣及今文古文大師向歆父子皆無一言言大誓同異得失豈非民間本正坐孔壁無之孤文易張得倖在學官也哉

第廿三論太史公古文之學

抑人之誣孔壁也有故蓋曰太史公載之云爾太史公從安國問故云爾安國上承孔壁下教史遷云爾是爲左證予曰此望見影響之譚也安國之教太史公堯典禹貢微子洪範金縢五篇時有古文說而已如問故而及大誓必當有古文說異乎民間本之說則班固何以

遺漏焉太史公之學在乎網羅六國以來放失舊聞若夫五帝三王事實大都抄襲雜書百家傳說又往往排比失倫其作周本紀齊世家之載此文正如作五帝紀之引五帝德帝繫姓大都七十子以後之僞記云爾遷之精英豈在是哉且太史公實未盡得孔安國之學也不但般庚諸篇盡今文家說已也夫所貴乎治古文者貴治今文家所無也貴乎所無之十六篇馬鄭所謂二十四者能一一爲之說也今今文古文複重並有之三十一篇則有兩家之說而十六篇孤本則但載其序安在其爲安國高弟子也假令問故時取舜典入舜本紀汨作九共



入夏本紀取典寶入殷本紀瓌怪之物蒐羅完具則遷之功不在伏生下而史記一書真卿雲之在九霄矣不取其所當取是以取所不當取安在其爲安國高弟子又遷自序年十歲則誦古文其時衆書爭出于世大抵古字皆曰古文未必十歲卽有從安國游之事厥後作周本紀齊世家引此大誓意者少年所誦之古文與

第二十四總論漢代今文古文名實

請縱言今文古文答曰伏生壁中書實古文也歐陽夏侯之徒以今文讀之傳諸博士後世因曰伏生今文家之祖此失其名也孔壁固古文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則與博士何以異而曰孔安國古文家之祖此又失其名也今文古文同出孔子之手一爲伏生之徒讀之一爲孔安國讀之未讀之先皆古文矣旣讀之後皆今文矣惟讀者人不同故其說不同源一流二漸至源一流白此如後世翻譯一語言也而兩譯之三譯之或至七譯之譯主不同則有一本至七本之異未譯之先皆彼方語矣旣譯之後皆此方語矣其所以不得不譯者不能使此方之人曉殊方語故經師之不得不讀者不能使漢博士及弟子員悉通周古文故然而譯語者未曾取所譯之本而毀棄之也殊方語自在也讀尙書者不

曰以今文讀後而毀棄古文也故其字仍散見于羣書  
及許氏說文解字之中可求索也又譯字之人必華夷  
兩通而後能之讀古文之人必古今字盡識而後能之  
此班固所謂曉古今語者必冠世大師如伏生歐陽生  
夏侯生孔安國庶幾當之餘子皆不能也此今文古文  
家之大畧也若夫讀之之義有四不專指以此校彼而  
言又非謂以博士本讀壁中本而言其如予外王父段  
先生言詳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

第二十五論大誓逸文有二種

戰國大誓至唐而又亡矣曾據王伯厚以來各輯本付

胥寫一本以補逸周書之一則而左傳國語管墨荀孟  
所引自馬季長所舉五事之外尚多矣外王父段先生  
陽湖孫氏星衍兩家各有輯本亦條抄於後瑰瑋淵奧  
此真孔子所訂古大誓也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氏春秋傳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

獨夫受孫卿子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小戴記以上五事馬季長舉之

紂夷之居而不冝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  
民有命毋僂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墨子非命上篇與天志中篇引

小異

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按此數紂濫刑之罪與于晚出本

數罪之辭遠矣

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墨子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

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

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

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予有臣三千而一心管子

按與左傳引小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以上皆漢世學官所無也

第二十六論東晉偽古文乘虛而入

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空穴來風自此書盛行為名  
世大儒所疑於是枚頤始采輯左氏春秋管墨荀孟所  
引塗增成書以塞趙岐馬融服虔王肅韋昭杜預以來  
之疑亦分為三篇以合孔子之舊以自別于民間所獻  
之書雖采輯未完備而作偽甚工蓋駕張霸白兩篇而  
上之矣豈非張霸導之于前白魚赤烏之博士召之於  
後也哉

大凡二十六事

予與定庵交十稔矣所爲學雖不得定庵之萬一然皆學定庵者每有所疑造門請益日無虛往定庵亦脫畧形跡嘗披襟曳履月必三五至未幾定庵宦游長安子獨居里巷鄉人未嘗無才識如定庵者要皆各執臆見往往議論不合而去積數年門前幾無轍跡予亦深悔與世學多乖異不復敢談所學有閉戶劬書而已漸次撰三家詩傳詁毛詩古音表說文古音表成復因段氏玉裁江氏聲孫氏星衍之說撰尚書古文正義頗疑孫氏據尚書大傳及史記中錄出大誓一篇文氣大似汲冢周書與周書二十篇多不類又大誓文其爲漢人僞

引姑無論已他如孟子春秋左氏傳國語等書昭然炳如日星所引大誓並無一語在此篇中者可知大誓真本漢時諸大儒皆未曾見尙書大傳及史記周本紀齊世家所采者蓋古大誓說或書序中語耳然究未得博學士一證其是非猶疑于中而未敢遽信也辛卯夏予授徒漕艘從天津入都淹畱定庵旅舍者一月酒闌燭爇閒鏗鏗樂爲經生家言每至鼓四下不能睡定庵旋出所著大誓答問一卷見示凡二十六事與近世治尙書諸家說不爲雷同語而獨與鄙見多所印合定庵方喜孤學之無獨而有偶而予亦竊喜向之懷疑不決者

今讀此而有與共信也遂持歸屬汪君小米付之梓人子實助其讎校焉時道光壬辰正月弟曹家駒

禮記卷之六

引姑無論已他如孟子春秋左氏傳國語等書昭然炳  
 如日星所引大誓並無一語在此篇中者可知大誓真  
 本漢時諸大儒皆未曾見尚書大傳及史記周本紀齊  
 世家所采者蓋古大誓說或書序中語耳然究未得博  
 學士一證其是非猶疑于中而未敢遽信也辛卯夏子  
 衣徒漕艘從天津入都淹留定庵旅舍者一月酒闌燭  
 灺閒鏗鏗樂為經生家言每至鼓四下不能睡定庵旋  
 出所著大誓答問一卷見示凡二十六事與近世治尚  
 子實也其辭殊無韻章主錄五民故曹案繼定庵方  
 今讀此而首與共計以滋壯體蠶我昏小米於文殊人

亦古錄  
 禮說補  
 禮說補  
 禮說補

禮記卷之六  
祭義第十  
豐年酒用  
黍稷  
黍稷  
黍稷

臨海金誠齋明經博聞彊識遠精三禮之學受知于山陽汪文端同時若儀徵阮文達高郵王文簡及棲霞郝戶部懿行涇胡觀察承珙績溪胡戶部培翬吾鄉陳徵君奐交相推服無異詞所著求古錄禮說徵君爲校桀于江甯節署非足本也會稽趙搆叔至台州求其遺書獲佚文七篇搆叔入都攜以示余其中如論祔釋之非一正日祭月祀之非制釋八音次序之異駁祝始啟終之誤以經解經確有依據惜夫閒編脫簡徒摻索于灰燼之餘而所得僅止此也搆叔述明經子早卒孫成于兵遺書散亡惟一二故老略能舉其姓氏殘賸至斯懼

終湮沒將謀雕板以冀有傳經生厄運聞之心惻微搗  
叔言猶當勉而爲之烏乎乾嘉之間經學大師半在東  
南其著述等身不求聞達者自遭寇難已與幽燐劫火  
忽焉同盡搗叔方饗

國朝漢學師承續記綱羅舊聞不遺餘力蓋一二最錄  
得之爲千載下感不遇諸君慰彼耗頓也哉同治丁卯  
十一月吳縣潘祖蔭

求古錄禮說補遺

臨海金鶚

郊乘大路解

郊祭乘大路禮記郊特牲以爲乘素車鄭注云素車殷  
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是鄭以此爲魯禮與周禮不  
同方氏慤周氏譔楊氏復以此爲殷禮二說皆據周禮  
玉路以祀玉路非素車故以素車爲魯禮殷禮也陸氏  
佃謂祭天有兩車玉路卽道之車也素車卽事之車也  
陳氏祥道禮書謂自國至大次乘玉路自大次以升壇  
則乘素車五禮通考以陸氏陳氏說爲是鶚案三說皆



非也郊特牲明言王被袞以象天是爲周禮可知魯侯  
國安得稱王耶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不知魯雖僭  
用王禮君子必不以王稱之明堂位語多夸大其稱魯  
行郊禮亦曰魯君不稱王也然則郊特牲稱王必非魯  
禮矣三禮皆周人所作所言皆周禮也以周人言周禮  
故槩不稱周閒有稱周者必與夏殷並言也若言夏殷  
禮必明標夏殷字以別于周郊特牲無殷字安得指爲  
殷禮耶鄭注禮記每見與周禮不合者輒指爲夏殷禮皆非也郊有兩車經典並  
無此文一日之閒同此一事而更易其車又于義無取  
聖人制禮何爲如此紛擾乎陳氏謂猶之聽祭報以皮

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不知聽祭報與祭是二事而自國  
至次自次至壇不得分爲二事曷可援以爲例乎故曰  
三說皆非也周官巾車云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  
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經文第言祀未嘗言祀天竊謂  
周天子祭祀皆乘玉路惟祭天別取貴質之義而乘素  
車素車則木路也鄭注禮器云大路殷祭天之車也孔疏殷猶質以木爲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周官從其多者而言故云玉路以祀此省文  
也周官一書從省文而不別白言之者甚多如禋祀祀  
昊天而不言五帝路鼓鼓社祭而不言地血祭祭社稷  
而不言地司服不言祭地與日月之服皆是也先儒泥

其文以為玉路以祀凡祀皆然遂謂周祭天乘玉路誤矣祭器云大路素而越席此以素為貴也郊特牲云乘素車貴其質也又云素車之乘尊其樸也左氏桓二年傳云大路越席服虔注云大路木路是也杜注大路玉路祀天車失之昭其儉也是則周雖尚文而祭天則乘木路經文甚明奈何專泥巾車之文而概指諸書為殷禮乎又案殷周所稱大路不同殷以木路為大路朝祀與賓俱乘之殷尚質無金玉象等路惟革路木路而已革路以即戎餘禮皆乘木路也大路止有一無二也周大路有二有以玉路為大路者書顧命云大路在賓階面傳云大路玉鄭注亦以為玉路以玉路為五路之首故稱

大也有以木路為大路者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又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於郊禮器云大路繁纓一就皆指木路此仍殷時之名又以祀天而大之也是周大路有二杜預左傳注以大路為玉路則混二大路而一之矣又案郊乘木路與田乘木路異巾車云木路前樊纓建大麾以田鄭注云不言就數與革路同是木路樊纓五就也田之木路五就而郊之木路則一就此以少為貴猶特牲之義也田載大麾而郊則載太常十有二旂龍章而設日月象天明而則天數猶被袞十二章之義也本郊特牲文但彼不言太常按周官司常云日月為常郊之旂有日月可知為太常也日月象天明

十二旂則天數又案周官大司馬王田載太常不建大  
麾者蓋彼是三年治兵大田獵與四時常田不同也詳  
田獵建旗考閒嘗考之古禮有並行不悖者郊祭乘木路器

用陶匏席用藁秸此固以素為貴也而旗載太常服用  
龍袞則又以文為貴牲止一牛樊纓一就此以少為貴  
也而旗十二旂服十二章酒備五齊禮行七獻則又以  
多為貴所謂並行不悖者殷周皆然也先儒惟泥於郊  
必貴質因謂大裘冕無旒服無章泥於周必尚文因謂  
郊乘玉路胥失之矣又案論語云乘殷之輅殷輅周人  
非絕不乘然田乘木路田車非乘車也明堂位云乘路  
象路為乘路可知田車乘  
車不同論語指乘車言乘車所乘惟祭天一事則乘

之亦甚罕矣故夫子欲乘殷之輅楊氏復云使周郊亦  
乘素車則孔子不曰乘殷之輅矣因以乘素車為殷禮  
是亦泥論語之文而失之也孟子言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志鴟謂不特說詩為然凡說經皆宜爾學  
者勿泥於辭斯經義無不通矣

禘釋辨

禘之祭一而已矣惟在正祭之日繹祭無之禘與繹不  
同鄭氏乃混禘于繹注禮器為禘乎外云禘祭明日之  
繹祭也謂之禘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  
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注郊特牲禘

之於東方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  
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  
尸禮大注索祭祝於祊云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  
者以於繹祭名也孔疏云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  
既設祭於室又求神於廟門之內一是明日繹祭之時  
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此索祭於祊當是正祭  
日之祊應稱廟而謂之祊者以明日繹祭稱祊雖今日  
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案經典言  
祊皆在正祭之時詩楚茨云祝祭於祊次於或剝或烹  
或肆或將之下其在正祭時甚明郊特牲云直祭祝於

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  
人乎祭於祊尙曰求諸遠者與此亦可見在正祭時禮  
器云設祭於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此文與  
郊特牲相似皆言求神非一處亦可知在正祭時也皆  
與繹祭無涉春秋宣八年經壬午猶繹三傳皆不言祊  
周頌序云絲衣繹賓尸也亦不言祊爾雅云繹又祭也  
周曰繹商曰彤夏日復胙詩鄭箋公羊何休注引爾雅俱無此句徐彥疏云諸家爾雅悉無此言惟郭本有之案郭注云未見義所出蓋經傳悉無復胙之說也疑此句後人所增非古本也亦  
不言祊是祊與繹判然各異矣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  
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此言三事

皆失繹與祊各為一事也若以祊繹為一事統謂之繹  
豈朝市亦得為繹乎鄭孔於楚茨祝祭於祊及郊特牲  
索祭祝于祊指為正祭之祊而以祊之于東方及禮器  
為祊乎外則指為繹祭之祊且以繹祭之祊為正而謂  
正祭之祊假繹祭而名其亦慎矣祊祭當在廟門外之  
西室繹則於廟門內之西堂禮器為祊乎外對設祭於  
堂言可知祊在門外門內與堂不可分內外也祭統言  
出於祊出者出門也郊特牲言祊求諸遠亦可知為門  
外也蓋必於門外求之斯遠之至矣郊特牲以繹於庫  
門內為失言庫門不言廟門是失在於庫門不在於門

內可知繹祭當在廟門內也繹為又祭當與正祭相似

而殺其禮與祊祭迥異繹祭有牲絲衣詩可證鄭注周官求牛

云求終也終事之牛所以繹此解而祊稱祝祭禮器別

之于設祭郊特牲以索祭祝于祊與直祭祝于主連文

其禮當相類直祭祝于主是陰厭之禮即特牲少牢祝

酌奠也此時尸未入故曰祝于主鄭注謂在薦孰之時非也馬氏晞孟陸氏佃曾辨之此在未

迎牲之前但以酒酌奠無牲俎祊祭亦宜然也繹祭主人

必親書高宗彤日是祖庚祭高宗廟可知主人必親也而祊言祝祭蓋第使太

祝為之楚茨鄭箋云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朱傳同其言門

內固非而謂使主人不親也祊所以求神于遠而繹則

尋繹正祭無求神于遠之義也然則祊宜在門外繹宜在門內矣繹與正祭相似本當在廟堂中然禮不可全同於正祭同則享祀繁贖又賓尸在堂少牢禮賓尸在堂則天子諸侯亦必在堂可知門堂頗狹天子賓尸何能容之且降于大夫尤無此理鄭注禮器謂事尸於廟門旁之堂絲衣窶以堂為門堂皆非也經言自堂徂基其為廟堂甚明毛傳釋基字不釋堂字蓋不以堂為門堂也若繹祭亦于堂中則人神混亂賓尸以人道接之故曰賓故繹於廟門內也祭于門堂所以別于正祭而在門內則猶與正祭相倣若在門外則絕不類矣故知繹宜在廟門內也祊祭但令祝酌奠與正祭迥殊而謂之索祭故知宜在廟門外也爾雅釋宮云廟門謂之祊鄭注郊特牲云廟門曰祊本雅訓也禮器

疏引爾雅作廟門謂之祊今本作開謂之門誤也開是俗字本當作祊祊字从示說文作紮是祊為祭名其祭于廟門故廟門謂之祊廟門因祊而名非祊因廟門而名也禮器為祊乎外郊特牲祊之于東方此祊為祭名也詩祝祭于祊郊特牲索祭祝于祊此祊為廟門也義雖殊而字皆作祊爾雅所以釋詩古本必作祊不作開也楚茨毛傳云祊廟門也皆不言內說文云紮門內祭先祖所衍復失之矣天子諸侯迎賓皆于大門外與賓同入廟門並無廟門內待賓客之禮安見祊必在廟門內乎鄭孔謂繹在門外祊在門內抑又慎矣祊與繹別繹又與賓尸別蓋繹所以事神賓尸所以事尸與正祭日尸以象神者殊也大夫士無繹祭故賓尸在當日天子諸侯有繹祭故賓尸在明日絲衣序所謂繹賓尸者既繹而又賓尸也

釋非求神賓尸更不可言求神鄭謂釋既設祭於室而  
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是混祊于釋又混釋于賓  
尸其義殊不可通矣祊不特不在釋祭之日亦不在正  
祭之末蓋祊所以求神求神當於祭之始不當於祭之  
終也郊特牲言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二祭同為求  
神當相近禮器言設祭于堂是朝踐時事繼之曰為祊  
乎外則祊亦在朝踐之時矣詩執爨蹇蹇以下方言饋  
食之事而上章言祝祭于祊亦可見祊當朝踐也朱子  
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考俱以祊祭列于既徹之後陸  
氏佃方氏慤亦皆謂祊在尸出祭畢時誤矣夫祭既畢

何為求神于祊乎此皆悖乎經者也

八音次序說

八音次序有二周官太師云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  
木匏竹周語伶州鳩所言八音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二  
說次序不同各有精義存焉周官次序原於八卦以天  
所生者言也周語次序秩其輕重以人所用者言也左  
氏隱五傳八音疏云服虔以為乾音石坎音革艮音匏  
震音竹巽音木離音絲坤音土兌音金此八音配八卦  
也八卦兌正西乾西北坤西南三卦皆位于西金石土  
配兌乾坤故以類序之坤為地地土也

焦京以石與金  
坤為土

同氣亦金類也說卦傳乾為玉金石皆生于土先金石

而後土者西方為陰陰逆推其所始也先金後石者兌

位正西以正者為首也蠶為火精成於夏與馬同氣周

畜馬之法禁原午屬馬故離音絲周官掌皮冬斂革革

成於冬詩言鼉鼓逢逢夏小正二月剝解以鼉為水物

故坎音革坎離居南北之正在兌乾坤之東八音以革

絲次金石土者右旋之義也蓋聲本於虛而屬陽故其

數奇而為五音麗於器而屬陰故其數偶而為八惟其

屬陰故其序右旋也右旋者自西而東亦自北而南故

先金石土而後革絲先金石而後土先革而後絲也巽

東南艮東北震正東三卦皆位于東木匏竹配巽艮震

故亦以類次之說卦巽為木故其音木震為竹故其音

竹艮為果蕪故其音匏匏竹皆木之類先木而後匏竹

者東方為陽陽順序其所生也先匏後竹者震位正東

以正始亦以正終也且始西而終東者又有說焉樂者

陽也樂記云樂由陽來陽必根乎陰故自西而東也考

古之奏樂必先西大射儀樂縣應鼗在阼階西朔鼗在

西階西鄭注云朔始也奏樂先擊西鼗樂為賓所由來

也先擊朔鼗應鼗應之是奏樂先西也鄭謂樂為賓所

由來則失其義案朔鼗即鞀本陳氏禮書律呂正義周



官大師下管播樂器合奏鼓鞀小師凡小祭祀小樂事  
鼓鞀是祭祀亦先擊西鞀非特賓客也奏樂先西者豈  
爲賓在西乎故知取陽根乎陰之義也李安溪云成於  
天地者爲貴故先以金石土成於動物者次之故繼以  
革絲成於植物者又次之故繼以木匏竹此亦得爲一  
義然其說淺矣周語之說以金石絲爲一類假人力以  
生聲者也竹匏土爲一類假人氣以生聲者也草木爲  
一類所以爲樂之節奏者也本律呂正義且以輕重序之首  
金石次絲竹次匏土次草木其序秩然不紊孟子云集  
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左傳言魏絳于是有金石

之樂后夔贊樂首言夏擊鳴球又云擊石拊石商頌言  
依我磬聲周官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注云金  
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先擊鍾次擊鼓九夏樂之大歌  
可知金石爲樂之綱八音以金石爲重也次則絲竹亦  
爲樂之要領書于鳴球之下卽云搏拊琴瑟小雅言鼓  
瑟鼓琴商頌言嘒嘒管聲禮記言下管象舞夏籥序興  
絲竹之重可知蓋堂上之樂貴人聲絲音主之堂下之  
樂貴人氣竹音主之本律呂正義此絲竹所以爲樂之要領  
也古聖人制律呂以竹爲管而琴瑟之絲綸巨細徽柱  
遠近亦可以爲律呂之準至于金石之厚薄亦皆以十

二律為之度數是則金石絲竹四音最叶于十二律故

編縣鍾磬皆必十有六枚十二枚以應十二律又十

二辰零鍾簫有十六管琴有十三徽瑟有十三柱以一

閏俱備十二律之數焉樂記云金石絲竹樂之器也音

有八而獨舉四者可見四者之重也四者並重而先金

石者金石音大絲竹音小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二

本周語故金石先于絲竹也匏土雖同假人氣而匏兼乎

竹笙等之制以管植于匏中是匏兼竹音也與竹相近故周語云匏竹利制

匏與竹並稱小雅言鼓瑟吹笙又言笙磬同音燕禮鄉

飲酒禮閒用笙擗則罕言之是匏重于土故先匏後土

也草木雖同為節樂周語草木以節之又云草木一聲

而革之用大虞書商頌皆先言鼗鼓後言祝敔周官三

大樂皆以鼓鼗與管琴瑟並舉學記云鼓無當于五聲

五聲弗得不和言鼓而不言祝敔是革重于木故先革

後木也要之八音之中金石絲竹之外革音亦重荀子

言鼓如天又云鼓為樂之君故經典皆言鍾鼓鼓與鍾

並尊為眾音之綱領蓋宣樂者鍾為大節樂者鼓為大

也且鼓亦所以先樂奏夏先擊鍾餘樂皆先擊鼓登歌

皆先擊小鼓次擊大鼓見周官注舞亦先擊鼓樂記所謂始奏以文也

本鄭注革為坎音亦為震音本白虎通十二辰始于子四

時始于春鼓所以先樂也鼓以先樂又以和樂節之即所以和  
之爾雅云和故得與鍾並尊也其與木音並列于末者  
樂謂之節以止一聲又為眾樂之節與金石絲竹匏土六者不同  
故序于末耳是則金石絲竹革五者並重音與聲皆五  
矣然音必備夫八者五聲應五行四時八音應八方八  
風樂所以宣天地之氣故與天地相符也革與金並重  
故周官八音始于金中于革絲終于竹此以震兌坎離  
四正卦為綱紀兌離震亦皆正卦乾雖在西北隅而實為  
四卦之首故其音宜尊也周官重金革絲竹周語重金

石絲竹合之為金石革絲竹五音配乎五行金為金革  
為水絲為火竹為木石為土也石者土之核也語其重則配五  
行言其全則應八方而金石革絲竹之次卦位自西而  
東見陽根乎陰之妙又周語八者次序所配之卦皆一  
陰一陽相間乾震坎艮陽卦坤巽離兌陰卦金石絲竹四音皆先陰後  
陽匏土革木四音皆先陽後陰可見陰陽交錯之妙而  
以先陰後陽者序于前亦見陽根陰之義皆聖人制作  
之精意也八音配八卦左傳疏又引樂緯云坎樂用管  
艮用埙震用鼓巽用笙離用絃坤用磬兌用  
鍾乾用祝敵孔氏謂未知孰是案坎管  
坤磬乾祝敵皆無義可推此說非也

祝敵考

祝敵之制舊說誤者有五一曰祝如伏虎釋名云祝狀如伏虎如物始見祝祝然也案鄭司農注小師云祝如漆簞中有椎敵木虎也鄭康成注書益稷云祝狀如漆簞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敵狀如伏虎背上刻之爾雅郭璞注亦云然惟劉熙與諸說異蓋互易其名傳聞之誤也一曰祝與控爲二物荀子云鞞祝拊控楬似萬物是祝與控別爲二也樂記云聖人作爲鼗鼓控楬鄭注云控楬謂祝敵也周頌有瞽篇云鼗磬祝拊毛傳云祝木控也拊楬也是控卽祝非二物控从木从空與狀如漆簞之說合其爲一物明矣一曰祝敵爲乾音白虎通云

祝敵乾音也祝敵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不知祝敵以木爲之木安得屬乾乾爲萬物資始非終也祝敵皆所以止樂有終之義其非乾音明矣服虔注左傳八音以石爲乾音巽爲木音此說得之陽生子子終于己己屬巽卦樂爲陽聲祝敵節樂之終也說卦巽爲木祝敵木音也巽又爲風風從虎敵爲伏虎形亦宜屬巽也一曰祝以作樂於始故以止樂於終書益稷云合止祝敵鄭注云合樂用祝敵以止樂僞孔傳云祝敵所以作止樂孔疏云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敵以止之案白虎通云祝始也敵終也釋名云祝訓爲始以作樂敵衙

也衙止也所以止樂也顏師古漢書注云祝與倣同倣始也樂將作先鼓之皆與鄭合後儒悉从之鶚竊以為不然周語云革木以節之爾雅云和樂謂之節鄭注王制云祝鞞皆所以節樂爾雅和樂謂之節蓋卽承祝敵與鼗而言非別有樂器名節也邢疏以節爲拊失之矣是節樂卽所以和樂學記云鼓無當于五聲五聲弗得不和祝敵與鼓同也夫祝敵以節樂和樂當如後世之拍板然或二句一節或一句一節或一句二節詳樂節考若始終止一用何以節樂和樂乎且節有止義必節于終未有節于始者爾雅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是祝亦所以止樂也說文云祝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風俗通引禮

樂記云祝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郭注云祝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與風

俗通不同後世多从郭說中有椎止音爲節據此祝敵皆所以節止

樂不可謂祝以作樂于始也書言合止祝敵謂合其句而止之合有和之義焉止有節之義焉合止皆兼祝敵非祝合而敵止也鄭以爲合樂于始僞孔傳因以作字易合字然作與合文義迴殊豈可訓合爲作乎又止者暫止非終止也先儒皆以爲終止旣與節字之義不合而虞書此句亦不當敘于笙鏞以閒之先矣升歌下管合樂皆必以祝敵節之故敘于下管之後鼗鼓亦節樂故與祝敵連文瞽矇言播鼗祝敵樂記言鼗鼓控楬王制言祝將鼗將爾雅鼗次于祝敵皆此意也然鼓所以節樂亦所以先樂祝敵但主于節樂而不以先樂故合止二字專屬

也祝敵唐六典舉麾鼓祝而後樂作偃麾夏敵而後樂止

太常沿襲相傳皆為先儒所誤也通雅及江慎修羣考經補義曾辨之

之經典絕未有作樂先鼓祝之說周語云金石以動之

絲竹以行之是金石先于絲竹動之者謂先作而發動

之也大樂以金奏為先鍾師掌金奏以鍾鼓奏九夏鄭

注云先擊鍾次擊鼓虞書言升歌首夏擊鳴球鳴球特磬也則

亦特鐘也金奏之鐘太師登歌先擊拊拊亦鼓屬也是升歌先擊

特磬次擊拊虞書首言夏擊鳴球次言搏拊其明微也太師下管先鼓鞀鞀

者小鼓也然則鐘磬鼓皆以先樂經有明文奈何以祝

先樂乎樂記云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鄭注云文謂鼓也

武謂金也夫亂為樂之終而擊金以止之孔疏言舞欲

饒而退案上文言弦匏笙簧又言始奏以文下言治亂以

相訊疾以雅皆言樂不言舞疏專指舞言非也金饒止

鼓是田獵軍旅所用則止樂亦以特鐘以此始亦以此終

也八音惟金最洪為眾音之綱故始終用之若謂樂終

夏敵其音甚輕何足以收眾音乎一日堂上有祝敵益

稷偽孔傳以夏擊為祝敵謂上下各有之案經典未有

以夏擊為樂器者夏擊雙聲字夏亦擊也謂夏擊以鳴

玉磬也本鄭注蔡傳同明堂位夏作措以玉磬措擊皆為樂器

此漢儒之謬說也偽孔傳襲用其說殊不思祝敵既在

堂下堂上安得又有祝敵乎夫祝敵為樂之德音見樂記

而說者多誤不可以不正也

敦考

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敦為有虞氏之器也然儀禮為周制而多言敦特牲饋食初云兩敦在西堂末云佐食分簋鉶鄭注云敦有虞士之器也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陳氏祥道楊氏復皆從鄭說鶚竊以為非也禮經分別同姓異姓惟在朝之內外階之東西盟之先後揖之高下昏姻之通不通祭畢之燕不燕而已若宮室衣服飲食器物等制皆無同異姓之別惟周官巾車言金路

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然象路亦周時之車非先代器也諸侯得用先代器者祇有二王之後修其祖宗之禮物以作賓王家其餘諸侯皆不得用而大夫士可知矣今謂大夫士同姓者用當代之器鄭注專言士文不具也故賈疏兼言大夫異姓者用先代之器殊與經不合聞嘗考之周公監于虞夏殷而損益之以為周禮其自成一代之制者固多而沿襲先代之制者亦不少如木路殷車也周用以祭天大麾夏旗也周用以田獵楹鼓為殷制周亦兼用建鼓建鼓即楹鼓詳周縣鼓兼楹鼓考明水為夏物周亦兼用元酒明位云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鄭注此皆其時之用耳言尚非是夏用明水周用酒也然禮運云元酒在

堂士冠禮亦有元酒元酒水也先儒謂周人設酒一尊必以元酒配之亦不忘古是周亦用明水矣瓦豆

瓦簋虞器也周用以郊而大夫士祭亦用瓦豆見少牢饋食禮

大夫用瓦豆士亦瓦豆可知諸如此類皆沿用先代器物自天子以

至于士皆有之無論同姓異姓也敦為虞器在虞時上

下通用明堂位以兩敦與八簋並言八簋是天子之禮則兩敦亦當為天子之制蓋有虞氏簡質故止

兩敦也鄭謂敦有虞士之器非是周用簋簋簋盛稻梁簋盛黍稷八簋

多專言簋者簋簋亦兼用敦然簋簋為天子諸侯之器

而敦則大夫士用之玉藻云諸侯朔月四簋疏云天子當六簋

是常食用簋簋也四簋者稻梁二簋黍稷二簋也稻梁本盛以簋通稱為簋耳皇氏謂四簋

當作四簋孔氏謂稻梁亦以簋盛之皆非周官掌客上公簋十侯伯八子男

六簋則同用十二是享賓用簋簋也禮運言陳其簋簋

祭統言八簋之實曾子問言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

簋簋既陳是祭祀用簋簋也皆未有言用敦者可知敦

非天子諸侯之器也內則言父母之敦牟非餽莫敢用

是大夫士常食用敦也士昏禮黍稷四敦皆蓋士兩敦大夫四

敦此四敦者昏禮攝盛也是昏禮用敦也少牢饋食禮主婦執一金

敦黍又云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士祭兩敦大夫四敦由此推之諸侯祭當

六簋天子當八簋見祭統注疏是祭祀用敦也士喪禮朔月奠有黍稷

用瓦敦常用之敦以木為之士虞禮贊設二敦于俎南是喪禮用

敦也皆未有言用簋者可知簋非大夫士之器也聘禮



堂上八簋兩簋東西夾各六簋兩簋公食大夫禮上大  
 夫八簋下大夫六簋此賓雖大夫而主人為諸侯故以  
 諸侯之禮用簋不用敦且其數最多也秦風言於我乎  
 每食四簋此諸侯食其臣之禮雖殺于聘賓亦从諸侯  
 制而用簋也或謂賢臣家食四簋非也管仲饑簋朱紘禮譏其僭蓋  
 大夫用簋已非法而饑之則尤甚也然則大夫士惟用  
 敦而不用簋特性禮自兩敦在西堂以下凡六言敦云  
 盛兩敦陳于西堂又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又佐食  
 啟會卻于敦南又祝命爾敦又主婦設兩籩于敦南又  
 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皆言敦不言簋惟一言

佐食分簋鉶此蓋以敦亦簋之類通稱為簋猶鄉飲酒  
 禮解亦稱爵也名雖為簋其實為敦鄭氏不達此旨乃  
 謂同姓之士可用簋誤矣果如鄭說是少牢特性皆異  
 姓大夫士之禮不知此經何以徒言異姓而不及同姓  
 且經與記並無異姓同姓之說又何以見其為異姓之  
 制明示天下後世乎又周官九嬪凡祭祀贊玉盥鄭注云  
 玉盥玉敦賈疏云大夫士用敦今周天子用玉敦者明  
 堂位賜魯得兼用四代之器用敦明天子亦兼用可知  
 此說亦誤地官舍人云凡祭祀共簋簋實之陳之則知  
 此玉盥者玉簋簋也經典並無天子用敦之文玉府云

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珠槃盛牛耳玉敦以盛血此會盟所用非祭器也天子之祭既以簠盛稻梁簋盛黍稷雖有敦將焉用之天子諸侯有簠簋而無敦大夫士有敦而無簠簋此一定之制也魯兼用四代之禮乃明堂位夸大之文並非事實不可據也夫周天子諸侯所以用簠簋不用敦而以敦為大夫士用者蓋周禮尚文簠外方內圓簋外圓內方方法象天地又彫鏤而飾以玉俱本鄭氏致其華美而敦為虞物其制樸而簡故用簠簋而不用敦大夫士降殺于天子諸侯故用敦也又天子諸侯祭備黍稷稻梁故用簠簋兩物大夫士有黍稷而無

稻梁故止用敦一物也大夫敦飾以金而士則否可知

黍盛之器以文為貴天子諸侯之豆皆以木為之天子

又飾以玉明堂位云殷玉豆周獻豆為周既疏刻而又飾玉非但獻之也諸侯但獻之而不飾玉凡

以玉飾物惟天子有之諸侯豆不飾玉則簠簋亦無玉飾可知以大夫金敦推之諸侯簠當以金飾大夫

士則瓦豆用有虞朴素之物有虞氏尙陶以此比例更

可知大夫士用敦而不用簠簋矣爾雅瓦豆謂之登天子諸侯之祭以瓦豆

盛太羹蓋太羹不和以法上古故用古瓦豆盛之此別是一義

射耦考

古者射以觀德必有耦者所以明揖讓也周官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孤卿大夫以三

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狩侯賈公彥謂畿內諸侯二侯  
四耦畿外諸侯三侯三耦各有一申一屈見大射儀疏孔冲

遠謂賓射對鄰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己之臣子卑

故降之見詩賓筵疏案射人言士狩侯明是大射孔氏從後

鄭說以為賓射非也詳正大射賓射耦數皆同左傳言

魯君享范獻子公臣不足三耦可知諸侯賓射亦無四

耦也司裘云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其熊

侯豹侯司裘是王朝之官所共諸侯則畿內之諸侯也

熊侯豹侯是二侯也大射儀有諸公卿百官之稱明是

畿外諸侯之禮儀禮一經皆然而有大夫參侯干侯是三侯也

諸侯雖用三侯與天子不同亦以別等威也然則四耦二侯必為畿內諸侯

之制矣蓋射人亦王朝之官故但言畿內諸侯之制與

司裘同也賈說視孔為長賈又謂燕射則天子諸侯例

同三耦一侯此則不然射人但言以射法治射儀不言

何射雖主大射說亦統賓射燕射而言然則三射耦數

皆無異也周官大司馬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鄭

注云王射以諸侯為六耦賈疏云王大射之時有諸侯

來朝在京師者大司馬令之為六耦諸侯大射以大夫

為三耦大射儀司射選三耦告于君曰大夫與大夫是

也大夫不足以士充之大射儀所謂士御于大夫也鄭注

云大夫與大夫為耦不足據此推之天子大射若諸侯則士侍于大夫與為耦也  
不足當以大夫充之也大射疏云國有三卿五大夫三耦六人而已而云使士為耦者卿大夫或有故或出使容其不足使士備耦也賈此說其誤有四經云若有士與大夫為耦則以大夫之耦為上此在比眾耦時注云眾耦士也眾耦射在三耦之後類皆士與士為耦也比眾耦在比大夫耦之後上文云司射于大夫之西比耦大夫與大夫是大夫皆與大夫為耦也此大夫相為耦在三耦之外大國大夫五人又有鄉大夫三人凡八人除一人為賓大射必先行燕禮以大夫為賓猶有七人次國亦有六人

三耦只六人耳而云或有不足者蓋三耦為正耦本詩賓筵

疏必選德行優者為之本鄭注故或不足六人也其餘大

夫不為三耦者乃于比眾耦時比之大夫皆與大夫為耦或有不足則與士為耦也賈于比眾耦之時而以三耦釋之是混三耦于眾耦其誤一也鄉大夫亦當與射考之經文大夫為三耦之外又有大夫之耦則必不止五人故知鄉大夫亦與也而云國止五大夫其誤二也三耦之外猶有大夫相為耦則所謂三耦不足者豈大夫或有故或出使乎其誤三也經文于比三耦時言大夫士而不言卿是卿明不為三耦後大夫比耦之時大夫皆降立于三耦之南諸公卿皆不降

及射時大夫繼公卿而射是卿不與大夫為耦又安得  
 三耦中有卿乎大國有孤一人鄭注云諸公孤也卿三人孤與  
 卿為耦又卿與卿為耦若無孤之國只有三卿則一卿  
 與大夫為耦經所謂以耦告于上也然耦亦大夫非士  
 士與卿尊卑相懸豈有相為耦者乎賈謂三耦有卿又  
 以卿與士為耦其誤四也賈亦未之思耳鄭注云大夫  
 若與士耦士為上射賓與公耦公為下射此據鄉射禮  
 而云然也不知鄉射賓與賢能義主尚賢故主人雖尊  
 于賓必為下射以尊賓也大夫雖尊於士然但來觀禮  
 名謂之遵其入在獻眾賓之後士雖卑於大夫而謂之

眾賓

堂上三賓及堂下之士通謂之眾賓

則宜尊之故士為上射也大射

非所以興賢當正名分安得以士為上射乎君最尊故

以宰夫為獻主不與賓酬酢射雖與賓耦而與鄉射禮

迴殊

鄉射有士為主人賓主敵也即大夫為主士為賓亦不懸殊非若君與大夫有君臣之分也鄉

射主人於堂東執弓搯三挾一个賓於堂西亦如之主  
 人與賓揖讓而升大射公將射賓降適堂西執弓搯三  
 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於物北公就物大射正授弓小  
 臣師授矢賓不敢與君並取弓矢而同升也鄉射賓與  
 主人並射揖讓而降大射公既射大射正受弓而俟公  
 還而后賓降賓不敢與君並射而同降也且鄉射主人

爲下射不言先發以三耦上射先發推之知主人後發也  
大射君乃先發君爲上射明矣鄉射言大夫爲下射  
主人爲下射而大射無此文蓋大射君爲上射賓爲下  
射大夫爲上射士爲下射此禮之常故不著也鄉射士  
爲上射大夫爲下射賓以士爲上射主人以大夫爲下  
射此禮之變故特著之也大射禮有與鄉射異者有與  
鄉射同者皆詳著其文是知大射君與大夫實不爲下  
射非以與鄉射同而畧之也夫大射君臣習禮而大夫  
爲賓又非異國之臣若以君爲下射冠履倒置矣君與  
賓爲耦自謙而尊賓之義也君必爲上射先賓而發尊

君而卑臣之義也蓋有並行而不悖者君不爲下射而  
大夫不爲下射亦可知矣又大射司射比三耦鄭注云  
不言面者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案鄭所言面  
位見上文乃入門時之面位也至燕時其位已殊及將  
射比三耦又宜與燕時殊豈猶與入門時同乎夫比必  
相近且宜同面若大夫在門右北面士在西方東面相  
去頗遠又不同面而士有與大夫爲耦者何以比之乎  
經文下句云三耦俟於次北西面上此卽比耦時面  
位俟者俟比也何謂不言面乎既比卽入于次此言俟  
于次北故知方比時面  
也觀後比眾耦時大夫立於三耦之南西面上眾耦

立於大夫之南西而北上可知三耦俟於次北西面北上爲比耦時面位也又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鄭注云上射在左便射位也然射位在堂上南面上射却在右則安得以在左爲便射位乎鄉射三耦位於堂西東面揖進上射亦在左東面西面不同而同左上射者皆使其北面時在西也蓋地道尙右故賓位在西方一耦北面而進上射在左則居西至升堂南面而射上射雖在右而仍位於西也鄉射東面而進上射若在右則旋轉北面必在東大射西面而進上射若在右則旋轉北面亦必在東故皆必在左而後北向必在西也大

射鄉射義無不同賈疏謂大射義與鄉射異失之矣天子大射公卿相與爲耦王與賓爲耦王爲上射諸侯在六耦外者亦自相耦或與公卿爲耦皆可推而知也賓射以諸侯爲賓則不以諸侯爲六耦當以羣臣爲之燕射亦然鄉射三耦記云使弟子鄭注云弟子賓黨之少者鄭氏謂選弟子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蓋鄉射之禮學校所以造士以弟子爲三耦所以教之故與大射賓射燕射異也舍曰士漁人舍耦草示

事數日祭月祀辨五日祭日享祀嚴數脈滿於舍日卿日祭月祀之說經所無也惟國語及祭法有之周語云

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  
享歲貢楚語云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  
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元成韋昭皆謂天子日祭於  
祖考月祭於高曾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墠禮記祭法  
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  
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  
止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故先王之制  
祀典一年四祭而已月祭則數日祭則煩顯尤甚必無  
此禮也國語此言皆為不經周官言侯服歲一見甸服

二歲一見安能與於日祭月祀四時之祭何以謂之類

周官有四類兆於四郊鄭氏注以為日月星辰之屬非

廟祭也鄭又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為位類于

宗廟者無常時非時祭也既有四時常祀所謂歲祀者又何祭耶貢

者諸侯貢物於天子也祭祀先王何得謂之貢乎

韋注謂歲貢于壇墠壇墠見于金縢此有禱而為之非祭也祭祖宗未

有于壇墠者祭法之言殊謬然亦謂有禱祭之非常祭

也韋氏謂王制云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

歲祭尤謬

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是庶人薦以四時

庶人薦而

不祭祭必殺牲薦不殺牲士祭以特豕則不得謂庶人

庶人不得以特豚謂黍以豚非也詳薦考

舍時也庶人但薦而不祭若限以每歲一舉毋乃太疏

乎孟子言士三月無君則弔以不祭也又豈得謂士舍



時乎祭法一篇出于漢儒坳會壇墀七祀之說先儒駁其謬者多矣而月祭之說罕有正其謬者夫七廟五廟雖有遠近而同列昭穆皆祖宗也近者月祭而遠者不月祭是于祖宗有所隆殺也有是理乎且太祖廟之最尊百世不遷者也諸侯月祭乃不及之其悖理更甚矣是則日祭月祀之說殊不可信然其說亦非無因也既夕禮云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鄭注云燕養平時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湯沐所以去汙垢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此日祭之說所自起與然親在寢猶以人道事之故朝夕饋食

而不嫌其數若祖考在廟則以神道事之不得有日祭

矣朱子云國語有日祭之文是主復寢鄭氏謂耐後主復寢非也詳耐

考猶日止食此朱子以國語日祭爲卽下室之饋食也

然饋不得謂之祭下室之饋不得與宗廟祭祀連文且

此爲喪禮自天子達於庶人莫不皆然安得云諸侯舍

日乎可知國語日祭祭於宗廟者也月祭之說因於朝

廟春秋文公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傳

云猶者可止之辭蓋以告朔禮大朝廟禮小文公廢其

大而行其小故譏之也是朝廟爲禮之小者謂之朝廟

則不得爲祭祀矣乃鄭氏注論語云人君每月告朔有

祭謂之朝享注周官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謂  
 朝享月朔朝廟不知朝廟禮之小者而朝享祿用虎彝  
 雖彝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其禮甚大非朝廟  
 可知且朝享每月行之又不得謂四時之間祀也先鄭  
 以朝享為祿其說亦非詳朝享考蓋諸侯會同天子率之以  
 祀先王此之謂朝享詳朝享考豈朝廟之謂乎朝廟所供當  
 與薦新相似薦而不祭也其禮與時祭迥殊視告朔亦  
 殺豈得謂之月祀乎月朔朝廟倣於喪禮朔奠然朔奠  
 士用三俎則大夫五俎諸侯七俎天子九俎其禮隆而  
 朝廟則殺者蓋在寢有朝夕之奠故朔奠宜加隆在廟

無每日之薦故朔薦不必从隆也士朔奠用三俎此即  
 時祭禮始死猶以生禮事之事生不嫌於數故不時祭  
 而月祭大夫以上有朔望奠不止朔奠也大祥以後則四時祭而不月  
 祭事之以神道矣未虞以前有朝夕奠既虞以後則不  
 朝夕奠而朔奠漸近於神道矣由是推之在廟時祭當  
 在寢之朔奠則在廟朔薦當在寢之朝夕奠可知也朝  
 夕奠有籩豆無鼎俎則廟之朔薦亦宜然故知與薦新  
 相似也諸侯以上宜有俎亦不過特羔特豚而已自天  
 子至於士庶人皆四時祭則大夫亦宜有朔薦豈得謂  
 大夫舍月乎長樂陳氏以月祭為薦新不知薦與祭不

同且薦新無常時或一月兩薦或一月不薦不可謂之  
月祭也又薦新之禮大夫士亦皆有之而楚語謂大夫  
舍月則其所謂月祭者非指薦新可知矣祭法以月祭  
與享嘗對言亦非以薦新言也惟其實指祭祀之禮故  
病其日月舉行之煩黷不得不爲之辨正也

長洲陳徵君校刻求古錄列佚文篇目于後且云有  
別本藏閩王氏先是之謙避亂居閩一年詢王氏藏  
本云燬久矣同治丙寅客台州訪金君後嗣知君子  
城歿後存者惟一孫辛酉之變孫又歿遂無後求遺  
書無知者黃巖王子莊棻篤學士也曾摻輯鄉先輩

遺藁問及君書言尙有殘本遂假以歸紙爲水漬搗  
之猶見點畫悉心校錄復得佚文七篇中日祭月祀

辨又陳徵君目錄所未及取校已刻諸篇亦互有同

異刻本旁注開子莊言君書藁凡七八易未知孰爲

定本因依次寫存之別錄七篇爲補遺丁卯冬集京  
師言于潘伯寅侍郎侍郎忻然爲謀雕板并題卷端  
是書能存不可爲非幸也君坎坷終身且傾厥祀遺  
箸傳者什一千百昔賴徵君輯之於前今得侍郎護  
之於後雖生則嗇遇而歿非無聞九原有知庶幾不  
憾十一月初九日會稽趙之謙校畢記之

十一日會蘇餼之藉以畢焉

之成必繼坐以畜獸而飲非無聞也烈育賦魚鱉不

善射者什一千百昔饒辯其博之成前今射射腹蓋

景書前存不匹為非幸也存世既錄良且射風脈豈

神言于番前寅射腹射腹然為藉繼射共醜卷端

宜本因於太宜存之俱難寸豈魚辭豈丁眼冬業京

異賦入五文本衣也問 子孫言皆舊彙凡小人長未賦得為

籍父刺婚昏目難視未及姐射日既齋豈亦互首同

之難良鼎畫悉心射難射射射射射射射射射射射射

散藥問及昏書言尚存本蓋射以難難為本蓋射

求古錄禮說補遺續不請也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言得鄉射用獸侯說用獸侯之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難

鄉射禮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

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鄭注云此所謂獸侯

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

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獸

侯是也由是云焉案攷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

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鄭

注云皮侯以皮所飾之侯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

熊侯豹侯設其鵠謂此侯也五采之侯謂五采畫正之



侯也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謂賓

射也獸侯畫獸之侯也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燕謂勞使

臣若與羣臣飲酒而射敖氏云鄉飲酒禮乃息司正息

長然以息為燕之異名亦非也息燕二字連讀謂無事

而燕也燕不止無事而燕記特以一端言之上文春獻

功四時祭亦舉其一耳鄭讀夫皮侯大射之侯也采侯

春為蠶訓為作與出非也

賓射之侯也獸侯燕射之侯也記固明言之至鄉射用

采侯記未嘗言之也鄉射記明紀獸侯是知鄉射與燕

射同用獸侯也若鄉射用采侯記何以不言采侯而乃

言獸侯乎即云燕射用鄉射之禮故當記獸侯而采侯

為鄉射之侯尤不可不記也鄉射禮為州長習射之禮

州長士也本鄭注士用鹿中經云釋獲者執鹿中故記云

鹿中髻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鄭注云髻赤黑漆也前足

所以釋此經也後又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於郊則間

中於竟則虎中此廣記大射燕射賓射之中鄭注國中

郊大射也於竟謂與鄰國非正釋此經故別敘於後文

君射也賈疏此賓射也

不與鹿中相連且各言所射之處明非鄉射也又云大

夫兕中不言所射之處明亦鄉射也大夫言兕中可知

鹿中為士禮也此經言士鄉射禮故大夫兕中亦別記

於後也夫一中之微而記文明析若此何以侯之重而

記反不明言乎故知記所言獸侯正鄉射之侯也鄉射

爲大夫士之禮而記并言天子諸侯之侯可知燕射禮亦用獸侯也燕射禮天子諸侯有之大夫士無燕射於中別言君國中射而於侯不別言燕射蓋燕射之中與鄉射異故必別言之燕射之侯與鄉射同故不別言之也燕禮經云若射如鄉射之禮其禮同故其侯同同獸侯亦同五十步也射之等之大射爲上賓射次之燕射又次之鄉射爲下大射爲天子諸侯將祭擇士之射祭祀國所首重故爲上賓射在天子爲諸侯來朝而射在諸侯爲兩君相朝而射燕射爲天子諸侯燕羣臣而射故燕射次于賓射考工記所言三射射之差等也鄉射爲大夫士之禮故爲下鄉射次于燕射不甚相遠故其侯同賓射次于大射在燕射之上鄉射與賓射相去頗遠安得同侯乎鄭注

之誤以經文攷之甚明而學者多莫之知甚矣解經之難也

### 天子營國之制攷

古天子營國制度先儒未詳攷也攷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九里正是周制賈疏以爲夏殷制非也詳天子城方九里攷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環涂七軌鄭注云營謂丈尺其大小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疏云甲乙丙丁之屬十日爲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轍廣八尺九軌七十二尺則此涂十二步也王宮當中經之涂市朝方各百步環

涂謂環城之道賈疏云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  
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車從中  
央環涂謂遶城道如環然故謂之環也後儒為圖說者  
皆謂國中分為九區中一區為王宮前一區為朝後一  
區為市左右各三區皆民居近戴東原攷工記圖分為  
十六區中方三里為六寢六宮三朝宗廟社稷環涂在  
城內市不入圖案涂必直門然後通達可行賈疏所謂  
門有三涂也若畫為九區則必旁二門而後可攷工記  
市朝一夫謂一朝一市之地三朝三市則各共一里也  
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  
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是市有三也一夫

百步三夫三百步是一里也

今謂朝市各方三里明與考工記乖違

百官所居當在城中蓋古者每日必朝朝辨色始入其  
登車在夜未旦城門必天明乃啟若在城外不及朝矣  
羣士亦必入朝是公卿大夫士皆必居城內也周官載  
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先鄭注云廛市中空地未有  
肆里城中空地未有宅此說  
非是故後鄭不從鄭注云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此以廛里  
皆指民居非也下文云國宅無征鄭注謂國宅凡官所  
有宮室吏所治者也賈疏云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匠  
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是也不  
知內外九室皆屬王宮豈得乃為得解先鄭指此百官  
謂之國宅又何必言無征乎民宅非此百官  
所居在城中之證也士相見禮云宅者在邦則曰市井

之臣此大夫士之子從父居者又一證也

孟子在國曰市井之臣在

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可證士相見禮所言指士未仕者鄭招致仕者言非也凡致仕有采邑當居采邑否則亦居鄉遂竊謂塵里二字當分為二塵是民所居書大傳可證

里是百官所居也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為氓又云廛無

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是廛為民居

之證又云臣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是里為百官

所居之證

民居亦可曰里然與廛字對言則里當指解為官府之里不然豈城中無官府之宅乎

者多失之然則謂左右三區皆民居而無百官之宅其

誤甚矣戴圖畫十六區中四區最大連涂各方三里本

正方形而以王宮方三里置於其中則各減四方之一

成曲環形

城四面各二區成長方形長亦三里廣止

一里半四城成小方形各方一里半比于旁三門門三

涂之制自合但不著市肆及官府民居之所既失之疏

略而謂王宮方三里又與周官不合典命云上公九命

其宮室以九為節侯伯宮室以七為節子男宮室以五

為節鄭注云公宮方九百步侯伯宮方七百步子男宮

方五百步由是推之天子之宮宜方千二百步矣若方

三里是方九百步與上公等必無此理也今以方千二

百步置于其中則中四區各減大半每面止一里王宮

之後一區恰好置三市每市縱廣一百步橫長一千二



百步經涂界于其中南至王宮外牆為界北至緯涂為  
界縱廣一里橫長四里四面宜各有牆垣旁一門司市  
市人則胥執鞭度其三市相界皆宜然也王宮之南自  
皋門至緯涂亦縱廣一里橫長四里此地宜少空曠無  
塵里亦名為朝奔喪禮避哭市朝晉語絳之富商韋灌  
木榿以過于朝是也若皋門之內即為王宮安得過之  
耶所以知此地宜空者大行人言上公來朝朝位賓主  
之門九十步觀禮言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此朝位與  
朝皆在大門之外若大朝觀則從行之人更眾倘此地  
不空何以容之然門前雖空曠而兩旁有諸侯館舍則

亦不寥落矣又天子畜馬十二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

匹其左右六廄亦宜在此

左傳言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則廄在國內可知曲禮廄

庫連文則廄與庫宜相近然不當在王宮內也府庫倉廩在宮內

又園土亦當置于斯

故隙地長至四里也王宮兩旁宜為羣士之宅蓋宿衛

王宮者皆士也居此便于宿衛即不宿衛者環列而居

亦有護衛之義焉東西南三面近城門共六區皆當為

公卿大夫士之宅

士最多王宮兩旁地狹不足以容之故外之八區亦有士也其北

近城二區皆工商所居

城中無農聘禮云士館于工商可知無農民也蓋工商

居宜近市也四隅之地非貴者所宜居庶人在官者當

居此也士所居亦有近市者所謂在國曰市井之臣指

士言也晏平仲之居近市景公故欲更其宅歟公卿大夫之宅皆近城門者詩緇衣孔疏云舜典闢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又左襄十七年傳云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築者謳曰澤門之哲實與我役杜注云澤門宋東城南門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然則鄭謂卿士私朝在國門者亦謂其居近國門耳非謂朝于國門也最近城者爲公孤其內爲卿又其內爲大夫又其內爲

士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注家邑大夫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疆五百里王畿界也三百里爲稍四百里爲縣小都在縣地公采邑在王畿之界故國中之居亦界于城采邑尊者遠而卑者近宅里亦宜倣此矣且公卿之臣眾其私朝盛若近于王宮則有偏上之嫌大夫亦有私朝故猶不可逼近王宮士無私朝故可迫近王宮而居也環塗不在城外者以城外有隍也隍池不可爲塗也孔撫約據縣傳王之郭門曰皋門謂皋門卽王城南門不知皋郭聲相近毛特以郭門名皋門非謂卽以郭門爲皋門也

若郭門卽皋門則三朝之地豈止一里乎其誤甚矣諸侯營國亦與天子同特廣狹各異耳

周南召南名義解

周南召南名義說者不一鄭康成孔冲遠謂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朱子謂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謂之周南其得之南國者謂之召南二義稍殊其解南字皆謂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也程大昌謂南樂名非南國諸侯之謂南豳雅頌爲四詩別無國風之目後儒推行其說以爲樂名南者取南風暢達長養萬物之義又或云南國名見逸周書南氏有

力臣勢均力敵用分爲二國陳少南李迂仲謂周召分陝在文王時皆與古說異案小序云南者化自北而南也詩中有江漢汝墳之語其謂南國無疑文王國在西爲西伯不曰西而曰南者見其德化之廣被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蓋西南六州皆歸文王惟東北三州尙屬紂至武王伐紂時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相從此皆西南國可知南方之被化深矣南蠻之地教化最難古三苗國與洞庭相近是在南太堯舜大聖尙且梗化鬼方亦在南高宗伐之三年乃克南方之難化如此而文王德化及焉詩所以繫之以南也左傳季札觀樂

美舞象箎南籥說者謂象箎武舞南籥文舞皆文王之樂樂與詩相表裏文王以南名詩亦以南名樂舞樂所以昭德象功文王樂舞名南者明功德遠及於南也然南籥二字連文不得專以南爲樂名周官太師教六詩有曰風雅頌不得謂詩無國風而以南與雅頌並列也周南召南與邶鄘衛等次序彼等旣皆爲國名則二南亦爲南方之國明矣鼓鐘詩言以雅以南文王世子言胥鼓南卽二南之南蓋二南爲房中之樂鄉飲酒鄉射燕禮皆用之以國風惟二南與七月篇爲正風得入樂餘皆變風不入樂也康成以南爲南蠻之樂固非大昌

以南爲文王樂名亦非也至以南爲南氏二國不見文王之化廣且繫以周召其義不可通矣鄭譜謂文王遷豐後以岐西地分賜周公召公爲采邑司馬貞朱子皆從之後儒乃謂文王受命稱王命二公作東西大伯分陝而治夫文王恪守臣節孔子稱爲至德安有自稱爲王命二公作伯分陝之理二公分陝在武王克商之後樂記所言甚明第二南之繫周召不必在武王克商之後何也周召乃采邑之名非二伯之名也甘棠言召伯者伯者尊稱之詞非大伯之伯也行露序云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是當文王與紂之時甘棠

在行露前篇次相連可知亦文王時詩文王時召公未嘗爲伯伯爲尊稱之詞明矣鄭氏以甘棠爲武王時詩恐未必然二南所以繫周召者以文王有王者之化其詩宜爲雅不當列於風然文王實爲諸侯詩又本爲風體不得入於雅故繫之周召也其所分屬者以周公爲治於內故得之國中者繫之周公召公宣化於外故得之南國者繫之召公也召南有詠召伯之詩而周南不言周公者子當讓善於父也周召皆聖人皆爲文王行化非有優劣鄭氏以聖賢之化分別言之非也朱子之說得其義矣

齊必變食說

古人將祭必齊齊者致精明以交鬼神也故君子之齊沐浴以潔其身嚴肅以澄其心不御內不聽樂居必遷于外寢服必明衣元端皆所以致其精明而味之濁者足以亂我清明之氣亦必戒之故論語云齊必變食也莊子人間世云齊者不飲酒不茹葷酒與葷其氣味最昏濁齊者所必嚴禁故特言之而變食猶不止此周官膳夫云王齊則不舉舉者殺牲盛饌也三牲之肉氣味亦濁故并戒之自王莽竄易周官經文謂王齊日三舉邢昺論語疏因謂食不厭精至不多食皆蒙齊文朱子

集註雖引莊子而家禮亦謂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  
至亂近朱竹垞據周官及邢疏極辨不飲酒食肉之非  
學者惑之案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勿及也齊與喪并  
舉其不得飲酒食肉可知月令云仲夏之月君子齊戒  
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夫曰薄滋味則不飲酒  
食肉矣二至之齊猶且如此況祭祀之齊乎此其證也  
且論語經文明言變食變者必易其常若仍飲酒食肉  
特加厚于平時安得謂之變乎食不厭精以下皆言平  
時之食邢疏謂蒙上齊文其說大謬果爾是聖人平日  
飲酒竟及亂矣魚餒肉敗食必傷人聖人亦不謹疾矣

有是理乎周官內饗辨腥臊膾香之不可食所謂臭惡  
不食也王制云五穀未成果食未熟不粥于市所謂不  
時不食也豈指齊時言之乎此其說不可通矣朱竹垞  
謂王日食一太牢遇朔當兩太牢齊則加至三太牢此  
沿舊說不知王日一舉者舉少牢也惟朔日則大牢若  
日一大牢亦已侈矣乃加至三大牢其侈不已甚乎朔  
爲一月之首其牲體宜加于常日齊則爲祭而設別是  
一義何必加于朔月乎先儒謂齊不食餒餘故三大牢  
然凡物皆可新治爲饌何必大牢乎天子宗廟四時之  
祭每祭皆齊十日冬至圓邱祭天夏至方澤祭地寅月

祭南郊申月祭北郊仲夏大雩帝季秋大饗五帝于明  
堂亦各齊十日仲春仲秋祭社稷春秋分朝日夕月與  
四望山川之祭各宜齊三日又四時迎氣及羣小祀皆  
宜齊一年齊期約有百二十日是用三百六十大牢并  
日食朔食約有六百大牢抑思牛爲大物非大祭不能  
用諸侯無故不敢殺而天子每年殺牛而食乃至六百  
之多毋乃暴殄天物乎周公制禮當不此也其爲王  
莽鼠易無疑至于齊而飲酒周官亦無此說于經無據  
惟周語云王卽齊宮渇濯饗醴韋謂王飲醴酒或引以  
爲齊當飲酒之證不知醴爲六飲之一非酒也況周語  
所言是耕藉之齊與祭祀之齊不同未可援以爲證也  
然則齊不飲酒食肉明矣而後世之齊必茹蔬菜則又  
失之竊謂動物之中其意味之潔清者莫如魚齊者亦  
自可食而魚之氣腥者仍在所禁務使藏腑清虛志氣  
清明則聖人謹齊之道也

同里管君申季於滂喜齋所刊求古錄禮說補遺  
外續摻得佚文四篇因致之伯寅侍郎爲并刊之  
其齊必變食說不見於陳徵君目錄檢鄉黨正義  
卽求古錄於此句亦無說蓋箸書誼取互見故詳  
之卷十六此略彼也吾鄉孫大令憲近於浙中有覆刻求古

錄之舉未知采獲有逸出於此者否長洲王頌蔚

夫禮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禮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公羊 長

禮 禮 禮 禮

一 禮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禮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 禮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一 恭

豐 豆 豆 豆 豆 豆

公 羊 豕 豕 豕 豕

錄之舉未知天... 此者否長洲王頌

公羊逸禮攷徵

長洲陳奐學

禮男子年六十閉房無世子則命貴公子將薨亦如之

禮字各本脫 隱元年 依宋槧官本 何注 徐彥疏解云男子六十陽

道閉藏若仍無世子其正夫人必無有生世子之理

故命貴公子以為世子也若未滿六十則無立庶子

為世子之灋 案古者天子諸侯皆一取九女天子

諸侯即位必取元妃以奉齋盛故男子六十其適夫

八年不必老可以生育至此無世子則命庶子非若

男子三十取女二十嫁男六十女亦五十本不能生

育矣

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

適姪娣適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

左媵姪娣

隱元年

奠案何據禮適夫人下但有姪

娣左右各有媵有姪娣適夫人一餘為八妾合之為

九女與漢書五行志劉向說列女明德馬后傳白虎

通義嫁娶篇所云八妾者合則適夫人自在九女中

也

莊十九年傳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壹聘九

女蓋此傳文與注所據之禮若有異女弟女字據詩正義補詩韓奕毛傳諸侯一

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眾妾也思齊傳大妣文王之

妃大妣十子眾妾則宜百子也正妃生十子九女應

生九十子為百男九女皆眾妾適夫人不在九女中

周法文王制度

白虎通義引王度記漢書杜欽傳後漢書劉

瑜傳竝云天子一取九女所取之國適夫人下有媵

有姪娣二國往送女又各有媵有姪娣共九女天子

九女即周禮之九嬪也是所取之本國亦有媵矣春

秋隱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叔姬媵待

年於國至是始歸于紀非周禮之確證乎又成十年

注云唯天子娶十二女鄭注檀弓以十二女為夏制

然則八妾為殷制何劭公據殷禮注春秋而其注叔

姬為伯姬之媵與此注不可強通

莊二年注天子嫁女於諸侯備姪娣

如諸侯之禮僖二十年注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亦指八妾

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

隱元年

惠氏松厓云妾子

立母得為夫人時君之禮孔子以為不然故有惠公

仲子僖公成風書灋聖人筆削穀梁獨能贊一辭賢

於公羊遠矣奐案詩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妾戴媵

也戴媵子完在位十六年序稱妾不稱戴媵春秋之

義也或曰莊姜時尚在也

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

隱元年

解云異義古毛詩說云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

方之事士駕二也詩云四駟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

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駢駢周道倭遲大夫所

乘書傳云士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

倭謹案異

義公羊說天子駕六鄭駁謂為漢法蓋從其師說

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

隱二年

解云即昏禮記云宗子無父母命之是也

宗汲古本譌作

言案鄭注禮即引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文本左氏公

羊作履綸惠云綸讀為投說文黃布也古綸繻同音

禮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

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

隱二年

解云

卽書傳云夏后氏逆於廟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  
戶是也案春秋繁露質文篇昏禮逆於庭逆於堂  
逆於戶惠云詩著三章親迎之禮蓋夏殷周戶卽著  
也

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

隱五年

案此據

周初之禮制也師猶軍也周官左傳言六軍詩瞻彼  
洛矣棫樸六師毛詩傳及穀梁傳皆云天子六師也  
方伯諸侯之大者亦謂之侯伯二師之說向未審攷  
攷襄十一年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譏  
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繁露爵國篇諸侯

大國四軍卿爲帥士爲佐故有四軍之號其實諸侯  
大國止有二軍耳穀梁傳作三軍非正昭五年貴復  
正亦謂魯止當二軍魯頌公徒三萬謂行軍之數二  
萬不足以充三軍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軍二  
萬五千人共炊家子固守衣裝廢養樵汲俱在其中  
舉成數言三萬三萬正合二軍鄭志臨頌謂此爲二  
軍是也詩頌周公開國之初有此行軍之數故穀梁  
傳以舍中軍爲貴復正復正周公之禮也  
周公爲二  
伯方伯與  
二伯同徐解以爲論語三軍指王官之伯其攷之未  
審矣左傳言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大國得備三軍  
當時列國僭禮出師亦用三軍故論語兩言三軍冉  
求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孔子弟子亦

據二諸侯一師者莊十六年左傳王使虢公命曲沃

伯以一軍為晉侯是也若閔二年左傳晉侯作二軍武獻己來兼國多為大國自

借作二軍非王命也

禮妾廟子死則廢矣隱五年解云即喪服小記云慈

母與妾母不世祭鄭注云以其非正即引穀梁傳云

於子祭於孫止是也

禮司馬主兵司徒主教司空主土隱五年 奠案何氏

不信周官所據逸禮文倬謹案文八年注云天子有

公官也諸侯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官也白虎通義

封公侯篇引別名記云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

禮朝受之於大廟與聘同義隱十一年 解云即上七

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注云不言聘公者禮聘受

之於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於先君是也

七年冬王使凡伯來聘注亦云受之於大廟莊四年

傳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

先君以相接十三年注會必有壇 奠案大廟周公廟

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 朝聘同受之於大廟與觀禮合觀禮諸侯前朝皆受

舍于朝鄭注云受舍于朝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燕

禮記燕朝服於寢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

門內鄭注云燕於路寢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路寢

即大廟在周為文王廟在魯為周公廟倬謹案莊二

十三年蕭叔

朝公注云時公受朝於外故言朝公惡公不受於廟  
定十四年邾婁子來會公注云言公者不受於廟  
禮臣死君字之桓二年解云穀梁傳文奐案穀梁傳

云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敢稱其名據

本有此九孔氏段先生云字諡也倬謹案異義公羊

字校增氏衍字猶名之子曰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

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桓二年解

云春秋說文而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何氏

不取也惠云鄭注云牢鼎九陪而士冠禮士喪禮皆

一鼎者士冠士喪略於正祭故也

禮送女父母不下堂姑姊妹不出門桓三年穀梁傳

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

門范注云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奐案此言諸侯送

女之儀節廟在路門內故路門亦曰祭門雉門設兩

觀故雉門亦曰闕門何劭公實據穀梁而未明祭門

之施乃咳括其辭

禮諸侯田狩不過郊桓四年奐案郊近郊也郎為魯

之邊邑當在遠郊侯伯之國遠郊三十里近郊十五

里苑囿即在十五里中諸侯囿方四十里以開方言

之也天子囿方百里亦在近郊異義引公羊說天子

靈臺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靈囿卽在靈臺之左右  
此其證

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

桓四年

段先生云當云諸父不名詩云王謂叔父是也諸兄不名經云王札子是也奠案宣十五年注亦云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十七年注亦云禮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是也五句爲何氏語

禮七十縣車致仕

桓五年

解云春秋說文謂之縣輿

者淮南子曰日至於悲谷是謂晡時至於淵隅是謂高春至於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輿舊說云日在縣輿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於君故曰縣輿致仕也亦有作縣車者

禮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諸侯之士特豕桓八年奠案天子之卿大夫內諸侯也故得與諸侯同大牢禮少牢饋食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特牲饋食鄭目錄云特牲饋

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廟之禮豕曰特牲此周禮也解云時王之禮設矣儀禮賈疏云曲禮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彼天子大夫士何注公羊又兼引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牲

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諸侯百畝后夫人親西郊采桑以共粢盛祭服桓十四年惠云何氏不信周官倬謹案白

虎通義耕桑篇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何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漢舊儀春始東耕於藉田隋書禮志晉大康六年武帝楊皇后蠶於西郊依漢故事疑此為時王之禮解云出祭義文今祭義無此文也祭統天子親耕於南郊王后蠶於北郊與周官合

禮諸侯薨天子諡之卿大夫受諡於君唯天子稱天以

諫之桓十八年解云即曾子問曰賤不諫貴幼不諫

長禮也鄭注云諫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諡

諡當由尊者成又云唯天子稱天以諫之注云以其

無尊焉又云諸侯相諫非禮也是也

禮練祭取法存君莊元年解云存君者即襄二十九

年注云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

復始執贄存之然則今此練祭者亦是臣子閔君父

往年此日沒今年復此日存而禮祭之取法存君矣

奠案文二年練主用栗注吉主皆刻而諡之蓋有禘

祫時別昭穆也亦是存君之義倬謹案喪服小記故期而祭禮也注此謂



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鄭說存親即本何意

禮飲酒不過三爵

莊元年

解云玉藻禮已三爵而油

油以退注云禮飲酒過三爵則敬殺可以去矣奩案

左宣二年傳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與何說合詩

小雅亦云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禮諸侯三年一貢士於天子天子命與諸侯輔助為政

所以通賢共治示不獨專重民之至大國舉三人次國

舉二人小國舉一人

莊元年

解云皆書傳文奩案大

國舉三人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也次國舉二

人次國二卿命於天子也小國舉一人小國一卿命

於天子也是謂之命大夫隱三年何注云禮公卿大

夫士皆選賢而用之亦此意也

禮尊者嫁女子卑者必持風旨

持官本作待

莊元年

解

云風猶放也言使卑者待已放其命云道有女可嫁

然後卑者乃敢求婚也

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讐不交婚姻

莊元年

解云義取

日穀梁之文奩案宣二年公羊傳已練可以弁冕服金

革之事惠云三年之喪金革之事无辟乃伯禽之事

案周公伐奄亦在練後春秋時晉襄公敗秦師於穀

亦是居喪服金革

禮同姓本有主嫁女之道

莊元年

奩案同姓有來媵

之文

禮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鈇鉞九曰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

莊元年

解云此禮緯含文嘉文也彼

注云諸侯有德當益其地不過百里後有功加以九賜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其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其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其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其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

體其勇猛勁疾執義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其內懷至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其亢陽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其孝慈父母賜以秬鬯使之祭祀皆加有德則陰陽和風雨時四方所瞻臣子所望則有秬鬯之艸景星之應是也

倬謹案禮記曲禮正

義亢陽作抗揚又引公羊說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與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與何不同者當是嚴顏之異

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

莊元年

解云周禮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

五命者是也奩案何氏不信周官所據逸禮

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總莊四年 解云正見不杖

章無天子諸侯服總麻章無大夫服故也

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

士卒莊八年 奠案毛詩六月傳先教戰然後用師祠

左傳作治治正字祠假借字何氏乃據祠為說倬謹案解

云時王之禮也漢書郊祀志注應劭云蚩尤古天子好五兵故祭之

禮天子斲而礪之加密石焉諸侯斲而礪之不加密石

大夫斲之士首本莊二十三年 奠案國語穀梁傳及

書大傳竝有此文

禮諸侯既娶三月然後夫人見宗廟見宗廟然後成婦

禮成九年注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莊二十四年 奠婦禮兩注義竝同而此注義更明晰

案毛詩葛屨傳婦人三月廟見然後成婦功奠疏云

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隱八

年左傳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

誣其祖矣孔疏云賈逵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未

配三月廟見然後配鄭眾以配為同牢食也先食而

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禮記孔疏云賈

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

後乃始成昏故譏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列女

傳宋恭伯姬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齊孝孟姬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白虎通義嫁娶篇婦入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何注莊二十四年成九年公羊傳與通義同然則大夫以上三月廟見成昏與士當夕成昏禮異漢人傳注皆同唯鄭說不同鄭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曾子問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鄭成九年注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鄭隱八年注云

祖為祖道之祭是皆當夕成昏也毛傳雖無明文然草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謂未三月未成婦有歸宗義是大夫以上皆三月成婦也此傳云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亦謂未三月未成婦不執婦功也

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迎汲古本 莊二十四年 案

禮未聞

禮七十雖庶人主字作孝字 譌而禮之莊二十五年 案

禮未聞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帷士簾莊三十一年

三  
奠案天子諸侯皆二朝三朝非二朝在路門之內外路

門外曰外朝路門內曰內朝天子屏在路門外諸侯

屏在路門內所謂門屏之間謂之二也大夫帷士簾

猶近內禮以肅敬故天子屏尤居外也荀子大略篇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淮南子至術訓亦云天子

外屏倬謹案郊特牲疏引禮緯與此文同唯大夫士帷簾互異

禮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莊三十一

年奠案天子靈臺諸侯時臺與異義不同時臺即觀

臺僖元年在廟中與文王之靈臺異文王之靈臺乃圜

臺也在郊學者混而一之誤矣成十八年築鹿囿注云天子囿方百里伯

七里子男五里詩靈臺毛傳云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臺即在靈囿左近說詳余疏

禮諸侯之觀不過郊莊三十一年奠案郊近郊也薛

在魯之西鄙見闕宮傳文王之靈臺即諸侯之囿臺也亦

在周近郊可證觀謂游觀之觀與僖五年觀臺在廟

中者不能苟同

禮臣下無服莊三十一年奠案此謂未踰年之君也

喪服傳斬衰三年章君傳曰君至尊也鄭注云天子

諸侯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鄭注誤也諸侯為天子

斬衰三年已見上文此正謂臣下服君服亦斬衰三

年未踰年則不成三年喪矣故無服若卿大夫有地

者雖有主君之稱喪服無明文祿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鄭彼注云亦記失禮所由也

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注謂三年祫五年禘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祫則不祫祫則不嘗與此閔二年與案此禘祫即周禮之間祀在四注義同

時祭之中見先鄭司農天子行之諸侯則否詩闕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其義也說詳詩疏

禮諸侯臣諸父兄弟僖元年何氏申之云以臣之繼

君猶子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文二年注禮昭穆指父子是也又成十五年注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與此注義不合

與案諸侯臣諸父兄弟故繼君即為先君後服斬衰臣子一例此可證廟制之昭穆以繼統者為定制以

繼統之前後為定制不得援兄弟共立為君一昭數

主一穆數主如宋儒張子之說惠云例字始此古祇作列見禮記

禮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僖五年惠云注直云禮

絕無疑辭皆先秦舊典

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僖八年解云正以三月見廟

見廟期限明其不得因事爲之故知然也

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之以小學業小道焉履

小節焉十五受大傅教之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

僖十年

與案書大傅亦有是文

倬謹案大戴禮保傅篇亦有是文盧注引

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太學此太子之禮

禮不臣妻之父母

僖二十五年

與案爾雅妻之父爲

外舅妻之母爲外姑故天子諸侯皆不取境內諸臣

之家嫌正名也大夫不得取境外者人臣無外交也

禮天子不卜郊

僖三十一年

與案公羊說魯郊非禮

卜郊亦非禮故何注據逸禮言天子不卜郊也其實

天子卜郊禮記有明文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

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

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

也鄭彼注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

禮以言周事蓋亦用其師說

與謂魯祭祈穀以后稷配不得有南北郊左氏

傳可咨故寔矣后稷在堯時爲上公文王受命作方伯故皆用郊魯亦相承古禮公羊說非是

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元衣纁裳使有司元端放之於

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畱天牲

僖三十一年

案禮未聞

禮祭天牲角繭栗社稷宗廟角握六宗五嶽四瀆角尺

僖三十一年

與案詩正義引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

稷角握何正用禮緯說毛詩良耜傳社稷之牛角尺

社稷王制作賓客自誤仁和孫志祖有辨而與此文異桓八年注

據禮云天子之牲角握諸侯角尺與此文亦異

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文二年土虞記日中而行

事鄭注云朝葬日中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

虞三虞皆質明解引此文而云日中而反虞者指葬

日言

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官本為文二年

解云自諸侯七以下禘記文其天子九虞者何氏

差之耳異義左氏說亦有成文

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諡之文二年今

記無文倬謹案五經要義練主用栗栗者敬也祭禮

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于其背姚鼐云此是

禮之逸篇題云士虞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

禮作練主當以十三年文二年解云即禮記云十三

月而練是也襄二十八年注云期三年之喪始

禮取其廟室筓以為死者炊沐文二年惠云筓即廟

西北扉薪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文六年惠云直言禮必

有據且與左氏同盟之說合

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于太祖廟每月朔朝



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

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注 禮月終于廟先受朔政 文六年

與案周禮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鄭注云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正用其師說論語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是月朔告祭宜用特羊論語可補禮經之闕

禮大夫妻歲一歸宗

宣五年

與案莊二十七年注亦

云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唯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詩草蟲傳云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蓋大夫取竟內之女故歲一歸宗諸侯以上

無歸甯之禮有使大夫告甯之禮是謂之歸甯

禮臣拜然後君答拜

宣六年

燕義君舉旅於賓及君

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君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

禮天子為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與席士式几

宣六年

案觀禮天子負斧依喬夫承命告于天子天子曰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此郊特牲所謂觀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之義也覲為國家大禮燕禮設賓主燕義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此云天子下階其殆謂燕禮

與

禮釋繼作祭字昨日事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賓尸士曰

宴尸宣八年奠案賓尸見少牢禮倬謹案毛詩序絲衣釋賓尸也箋釋

又祭也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祭義正義上大夫饋尸即天子諸侯之釋賓尸亦曰尸昭十五年傳云大夫開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注賓尸事畢而往也宴尸未聞

禮天子以卿為尸諸侯以大夫為尸卿大夫以下以孫

為尸宣八年奠案詩既醉傳公尸天子以卿今本下

侯也四字孔正義云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是箋義

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

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為尸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

宗廟之尸必以卿也曲禮孫為王父尸孔正義云祭

祖則用孫列

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

事卒事官本重此二字而聞之廢釋宣八年解云即檀弓下

篇云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

也卿卒不釋是也

禮卜葬先遠日宣八年解云即曲禮上篇云喪事先

遠日鄭注喪事葬與練祥也左氏傳云禮卜葬先遠

日辟不懷也舊典之遺存也

禮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卿大夫方舟卿字何氏以意增士特舟

大

宣十二年

解云釋水文也爾雅下文云庶人棗澣李

氏曰併木以渡別尊卑此注引之不盡者蓋何氏所見者無此文矣與案說文方部引古禮說及詩大明毛傳皆無庶人棗澣句李巡所據已有疑漢儒增益

禮皮弁以征成二年

解云時王之禮即昭二十五年

注云皮弁以征不義是也韓詩傳亦有此文與案周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是韋弁用兵事而皮弁則為天子日眡朝之服大學始教皮弁祭先聖先師大蜡之祭亦用皮弁皮弁以征非周官之制何劭公不信周官徐解以為時王禮當不誤也宣

元年注亦云皮弁武冠

倬謹案白虎通義二軍篇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素積何

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又招虞人以皮弁知伐亦皮弁

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成六年莊三年傳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解云紀為附庸國亦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也是天子諸侯雖附庸小國皆五廟矣高曾祖禰謂之四親廟益之以始封之君則五廟哀八年注禮親過高祖則

毀其廟文與此同周立七廟禮記祭法亦七廟有二  
祧周官每廟祧連言白虎通義漢書韋元成傳竝后  
稷文武爲七廟不數二祧爲何劭公張本盧子幹鄭  
康成又以二祧爲文武廟不知祧別昭穆亦遷毀也  
然則文武與始祖不遷不毀后稷爲始祖二昭二穆  
又二祧一昭一穆此七廟之制始創於周周自穆共  
時文武已不在五廟之數懿孝時文武又不在二祧  
之數既立后稷爲始祖廟而文武廟當毀不毀納其  
主於世室世室大室也文王爲文世室武王爲武世  
室世世不毀者也此卽路寢之大廟大室也

魯國以文王爲

始祖居五廟之中周公魯公皆始封君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觀魯可以知周矣漢書五行志中引左氏說可殷以契爲大祖而成湯爲受命王不毀故廟得其證

六周固因於殷耳廟制久失其義今攷據之如是

禮逆王后當使三公

襄十五年

案此何氏據時王之

禮也桓八年祭公逆王后注云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與異義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所以重婚禮也合徐解反以公羊說天子親迎爲章句家說謬矣

禮兵不從中御外

襄十九年

解云司馬法云闔外之

事將軍裁之故云禮用兵之道不得國中制御于外

也倬謹案白虎通義三軍篇大夫將兵出不從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明進退在大夫也

禮后夫人必有傅母所以輔正其行衛其身也選老夫為傅選老大夫妻為母襄三十年 奠案葛覃師氏

傅師女師也序稱師傅則男子為之母釋文本又作姆禮記內則及士昏禮皆作姆列女傳齊莊姜傅姆作碩人詩齊南山箋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則傅姆有若保母又皆似女子與何引禮不合

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昭二年 奠案此中門之制也天子皋為鄣門雉為城門庫

應路為宮之三门諸侯庫雉路為宮之三门天子庫

門有臺諸侯庫門無臺天子應諸侯雉皆有臺應為

天子中門雉為諸侯中門唯以外闕兩觀內闕一觀

為異觀即臺也徐不得其解

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昭二十五年

解云顧命之文也云諸侯路車者詩云路車乘馬

是也云大夫大車者即詩云大車檻檻是也云士飾

車者即書傳云乘飾車兩馬庶人單馬木車是也

禮天子朝皮弁夕元端朝服以聽朝元端以燕皮弁以

征不義取禽獸行射諸侯朝服夕深衣元端以燕禕

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禴卿大夫冕服而助君祭朝服祭其祖禴士爵弁黻衣裳以助公祭元端以祭其祖禴昭二十五年案兵事用韋弁此云皮弁以征不義何

所據非周禮也成二年注同餘與詩禮合徐解未能疏明

禮諸侯入為天子大夫更受采地於京師天子使大夫

為治其國有功而卒者當益封其子定四年鄭風緇

衣傳諸侯入為天子卿士受采祿正義云采地與采

祿不同諸侯本有采地在王朝韓詩外傳書大傳俱有明文若諸

侯入為天子卿士則不受卿士之采祿采地世采祿

不世白虎通義京師篇諸侯入為公卿大夫得食兩

家采此則兼采地采祿言也與案何云諸侯入為大

夫更受采地此采地即毛傳之采祿有功益封其子

毛傳所謂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是也天子使

大夫為治其國於禮未聞

禮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定四年釋

文云見司馬遷徐解古禮無文未之攷也詩正義引

公羊注作彫荀子大略篇亦作彫彫正字雕假借字

行葦傳天子敦弓敦說文作葦

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定入

案禮未聞倬謹案白虎通義瑞篇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

功之事也  
與此又異

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

天子周城桓九年注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

也定十二年奠案說文亭部轂缺也古者城缺其南

方謂之轂缺其南方所謂軒城也缺南面之城謂之

軒城猶缺南面之縣謂之軒縣何劭公與許叔重所

本古制其說正同侯國三門庫雉路其宮南面即以

宮垣為城墻不似天子宮室四面皆有牆庫門內為

雉門雉門有臺謂之門臺亦謂之門闕庫門為宮之

外門亦即以宮之外門為南城門此其制與學者皆

不得其解

禮諸侯朝天子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定十四年

解云大宗伯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似不通於異

姓者何氏所不取奠案何氏不信周官鄭注即引春

秋為證魯本兄弟之國也

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

會葬定十五年見左傳春秋

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宣十五年

井共出兵哀十二年解云即宣十五年傳云什一

車一乘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是也云軍賦

十井不過一乘者何氏以爲公侯方百里按諸典籍每有千乘之義若不十井爲一乘則不合鄭氏云公侯方百里井十則賦出革車一乘者義亦通於此與案十井一乘與包咸論語學而篇注合

禮婦人繫姓不繫國

哀十二年

解云言婦人繫姓不

繫國者卽隱元年仲子下注云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忘本也因示不適同姓也二年夫人子氏之下注云子者姓也夫人以姓配號義與仲子同是言昭公之時諱之不謂之吳姬謂之吳孟子而春秋直謂之孟子不繫吳者正以婦人不繫國故也言雖不

諱猶不繫國者正以文姜穆姜之屬亦不繫國言之故也

先師徵士碩甫先生嘗語倬曰何劭公不信周官故注春秋公羊傳援據逸禮間參漢灋中所稱引不少先秦舊典徐彥疏解多指爲時王之禮蓋攷之未審也出所著公羊逸禮攷徵授倬倬受而讀之肄業所得時有引伸質諸先生謂可增存因錄副臧於家咸豐庚申遭亂燬失先生定本亦亡越三年先生歿哲人其萎請業末由同治乙丑從先生孫孟午秀才求得艸藁十數紙攜以入都忽忽



未及綴理也侍郎潘伯寅先生訪求先生遺書許  
為鏤版迺悉心校讐錄成一卷先生遂於禮經發  
昔賢所未發具詳毛詩傳疏是書論朝制門制廟  
制城制禘祫之禮歸甯之禮皆撮其要以引其端  
而於禮之文異意同者附著各條習見則略焉惟  
檢尋何注尚有當補者如隱元年注禮年二十見  
正而冠又注禮不賙妾莊二年注禮生有善行死  
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  
臣異國義又襄二十九年注禮公子無去國道十九年注禮  
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又成八年

注禮君不求媵諸侯自媵夫人

二十四年注禮兵敵則戰不敵則  
守僖十四年注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宣五年注  
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定元年注禮諸侯為  
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又襄十六年注禮記玉藻  
曰天子旂十有二旒諸侯九卿大夫七士五徐氏  
云今禮記玉藻無此文唯禮說稽命徵及含文嘉  
皆云天子旗九刃十二旒曳地諸侯七刃九旒齊  
軫卿大夫五刃七旒齊較士三刃五旒齊首凡若  
此者皆當詳為攷覈以竟先生之緒埒志於此疏  
而明之俟諸異日焉戊辰冬十一月受業元和陳

倬敬書

倬敬書  
天子命我各官公文又又與十六半首領王葛  
獻大夫參乘亦車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亦

吳頊儒  
遺書

同治十一年二月 啓畢

同治十一年二月舉

# 禮記卷之六 喪禮

喪禮經傳約

常熟吳卓信學

恩禮節權喪之四制也飯腥苴熟天望地藏雖天子不能異

而聖人爲之區其隆殺者緣生以事死稱情而立文也未死

廢牀求生氣也屬續於而候絕氣也死於寢當其病時已在

寢也疏云天子諸侯謂之路遷於南牖正尸也幠用斂衾去

死衣也主人雞斯禮記作笄纒陳註云笄骨笄纒易衣檀弓

羔裘元冠者易之○親始死雞斯徒跣披上衽二手承衾而

哭問喪文也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檀弓文也鄭氏以雞斯

卽笄纒而陳祥道以爲無據且援檀弓文謂始死有易冠無

去冠至小斂乃投冠而括髮蓋人子於始喪其幸生之心未

已故未忍去飾及小斂則已矣然後括髮而袒愚按雜記小

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註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

加此經焉則小斂之前明有冠矣而鄭註儀禮無此冠則徒

亦有可疑者然問喪所稱當作何說陳氏固不能言也

一



跌陳註云無屨而空跌以號露音查去纏二手承衾而哭初去冠未括髮也婦去筓而

纏未髮也髮音查去纏哭而復復者鄭云天子夏采小僕之屬諸侯用小臣士則以

史爲朝服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而招以衣望反諸

幽也楔齒楔音屑柱齒用角柶爲將含恐急閉也綴足拘足用燕几爲將履

恐辟戾也餘閣之奠疏云閣架椁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側死而以其餘奠之口澤存

也始設帷堂鬼尙幽也由是命赴告哀序哭位男東婦西或

坐或立殊尊卑也大夫以上分別坐立士則皆坐受弔受禭有君命則主人

迎送拜非是不送迎也卿大夫以下爲銘各以其物王用大常大夫士用雜帛

未命用緇長短殊其辭一男書名一女書姓爲死者之不可別識也置之竹

杠未爲重也重以木刊鑿之長三尺爲重訖則移置於於階間少西將棄渎濯也渎渎音綠沐爲塗音役於西牆東鄉

將奠潘水也浙米水煮陳襲事於房中各有稱單複具謂之稱天子十二

公九侯七大夫五十三將以襲尸也既而御者入浴小臣抗衾或

梁君沐梁大夫皆和鬱酒所謂鬯尸以鬯也沐浴蚤揃蚤讀爪揃同剪

象生時也既浴而飯實米惟盈含玉珠貝天子玉諸侯珠大夫士貝不忍

虛其口也鑿巾以飯大夫以上則然也大夫以上使賓含恐賓憎穢其尸故設巾

掩尸而當口鑿穿之令遷尸而襲遷於掩瑱塞設幘掩履綦

結跗結履於足搢紳而用率帶率音律不加異於生也公襲朝服士襲祭服

設幄元設決韋爲連其手也束髮用組死不冠也設冒韜尸

君錦冒大夫元冒士緇猶未斂也造納冰寒尸士則瓦盤用水

士卑也襲亦有奠仍餘閣之奠也戴德喪服變除云斬齊三年之喪尸既襲服主人白

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履無絢婦白布深衣素總白

布屨愚按此條本經及本經記俱無明文曲臺記喪服等篇

亦不載况未去笄纚而冠則與無服何異恐於是作重以依

神焉懸銘而置之中庭終夜設燎則始死之日也○厥明陳

衣於房先陳絞所以衣祭服次皮弁服散衣次袍皆十

有九稱象天地之終數也庶禭陳而不盡用畢用已服而後

用禭也君則并親戚之禭不以陳所陳者止衣不務多也遷

尸服上祭服不倒重祭服也斂者六人八人別而數不別也大

胥斂大夫眾胥斂士朋友斂皆六人主人馮尸哭踊無算志慙氣盛踊以洩之

也去笄纚而著素冠視斂之變服也斂訖投冠主人袒括髮

散帶垂婦人鬢絞帶去飾之甚也眾主人免而以布殺於適

也括髮者去雞斯而紒即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也髮

云環經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故

著素冠而又嫌與平日同故去雞斯再考喪服小記括髮疏

云將小斂去笄纚著素冠視斂訖投冠而去按此數條則戴

氏所云既襲而冠必不然矣○陳祥道曰婦人之鬢猶男子

之括髮與免也故括髮以麻則髮以布則齊衰又曰未成服之鬢無笄既成

服之鬢有笄然則啟殯之鬢雖在成服於是徹帷尸已飾也

之後蓋亦無笄以對男子之袒而免也

奉尸僕同於堂斂在戶內也戶在無用夷衾衣多不可冒也

斂衾於是不用降而拜賓踊而襲經卽位之變服也拜賓者賓入致

是也喪大記襲帶經踊疏云拜賓時袒拜訖襲衣加腰帶類

首經復位乃踊也士喪禮先踊後襲經諸侯先襲經後踊母

喪則免詳見殺於父也按疏為母小斂後括髮與父同至尸

括髮以至大斂若母喪莫於東方特用牲體按朝夕奠無體

則襲經帶時已著布免奠於東方特用牲體按朝夕奠無體

望薦新祖奠遺奠皆設體牲殷奠之始也餘閣之奠拾踊代

哭拾更也節哀也弔者襲裘而至或絕踊而拜即止或成踊

而拜緣弔者之爵也於是而禭則大斂之禭也中庭有燎猶

初日也○厥明第三日陳衣大斂之衣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

稱衣備也布紵單破二衾貴賤一也君襚不倒猶祭服也以下大夫

六玉斂尸於其貴者加之也遷尸哭踊卒斂徹帷猶小斂也

弁經卽位將大斂之變服也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經卽位疏曰此弁經是未成服若成

服則著喪冠矣大夫士皆然袒括散帶爲父或免以布爲母婦人鬢自小斂以

來未之或改也上士舉尸君斂也君至視斂大夫獨也士賜

大斂特恩也大斂於阼別戶內也小斂在戶內奠而設席彌神之

也大斂以前遂掘肆音異埋棺入不哭陳殯具也天子棺四

重水牛兜牛革二物爲一重尙深邃也上公三重去牛革侯伯

子男再重去兜革大夫一重去士不重去昭其等也皆用裏棺

貼以繪也繪色君朱綠大夫元綠士元棺必有束縮二橫三直束二行橫束三行皆用

皮古者棺不用釘也衽束皆三而用漆者君之棺蓋也疏云衽小

要也謂燕尾合棺縫處其形兩廣中央小先鑿棺旁作坎形而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漆卽漆其衽合縫處衽束皆

二而用漆不用漆者大夫士之別也從阼階奉尸於棺棺在

肆中也北面視肆哭踊無算名斂亦名殯也三日而殯此據

大夫士而言也曲禮生與來日死與往日註云與猶數也生

死數往日謂殯之三日以死之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

若大夫以上則皆以來日數愚按此大夫與士又徵有別大

夫實須第四日而殯也至成服杖則第五日矣考士喪禮曰

死日而襲厥明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三日而云三

日成服杖者是既殯之明日正所謂生數來日者也又按喪

大記云士二日而殯註云此二日與死日亦得三日又三日

之朝主人杖註云此既殯之明日天子七日諸侯五日以兩

而加也殯以輅車畫轅爲龍叢木象檟覆以刺繡天子之禮

也輅不畫龍設幃設撥可撥引輅車卽紼也諸侯之禮也大夫以幃士

殯見衽

疏云攢中挾小裁取容棺掘碑而見其小要於上塗之而已

幕人供帑

音亦士必特

賜以承塵也殯於客位即遠也移銘於殯表柩也既殯說髻

說同脫兒時翦髮為髻至是說之按疏云凡說髻尊卑皆三日喪大記云小斂訖主人說髻蓋士之殯君之小斂皆三日也

生事之道終也賓出拜送殯奠畢也既殯君往必具殷奠

榮君至也見馬首不哭敬君也拜送不拜迎避君答已也○

明日拜謝棺中之賜不拜也賻以幣則拜謝三日此殯之明日實四

故曰受杖問喪曰為父首杖竹也為母杖六升斬或七升齊

衰三升斬齊履外納帶散垂始成服也疏云未成服以前男

人髮既成服以後男子冠婦人笄又按黃勉齋喪服圖式男

子斬冠用六升布齊冠七升其制與今之喪冠同斬齊衰布

皆三升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斬裳不緝齊裳緝婦

人總斬用布六升齊七升束其本末出紿後所垂者長六寸

斬以箭筭篠竹為之齊以惡筭榛為之○婦人於男子括髮

時已用麻髮矣今既成服男子著冠婦人只是露紿之髮而

著布總箭筭至啟殯則復用麻髮苴杖削杖擔主也尊其非

若賓客弔男子著免時則加有髮

主而杖扶病也於是始粥君命也斬衰倚廬齊衰聖室皆

中門外殯在寢也寢苦枕塊在室廬也哭晝夜無時廬中思

慕也未殯以前無時之哭一朝夕哭不惟孝子欲見殯肆也

既殯以後無時之哭二朝夕哭不惟孝子欲見殯肆也

出則施屨音合仍帷也徹奠而踊徹大斂將為朝夕之奠也朝

奠日出夕奠逮日皆於奧始不於尸所也奠以衣服大斂之

餘也月朔有奠月半有奠薦新有奠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

他日事死如事生也家人營兆主人免如經而往於兆南卒

筮而後經為求吉不純凶筮宅之變服也越旬井擲井擲之

備葬具也松柏雜木槨材也反位而哭哭擲也獻材明器外

素形法定獻成治畢獻明器也畧而不盡貌而不工輿藏而

素為素

五

馬反告不用也主人徧視如哭擲也既也止朝哭置楚焯卜葬

日也既夕哭請啟期啟殯之期先葬之二日也註云此下士禮上士則先三日○

夙興先葬之一日也設盥陳鼎陳朝祖之奠也朝祖者象生時將出必告

也祖也設夷牀於兩階祖廟之階將遷柩於此也設燭為未旦也男子

免婦人鬢散帶垂為啟殯而變服也自此至卒哭其服同也

疏云註引喪服小記云男子免婦人鬢而不言男子括髮者欲見啟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又云啟後主人仍服免後至卒哭其服同以

反哭時無變服之女也商祝執功布拂柩也聲三存神也啟

三告神也命哭前不哭也由是商祝降奠祝升取銘置諸重

不復置肆也哭踊無算殯乃啟也幟用夷衾即前陳之二衾

也遂朝於祖由寢而適廟也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行序

也乘人引柩專道而行上一也二綽紼也無碑以木鑿空引繩下棺士

殺也正柩於兩楹閒用夷牀朝祖之正義也奠設必巾之禦

風塵也質明滅燭即夙興之質明也蜃車匱路薦柩車也祥

車曠左薦魂車也道車載繖藁車載笠備雨具皆遣車也天子遣車

九士三總謂之輓車厥音欽馬夾牽以駕車也既奠乃厥恐汚廟也請

祖期曰日側若將遲之孝子之心也束棺於車所謂載也既

載飾棺使人勿惡也柳髮加衣飾所聚也帷荒者何即柳衣

也邊帳曰帷君獨畫龍也上蓋曰荒亦曰鱉甲大夫以上加

文章士則布而素也火三列黻三列畫火黻之形於荒也齊

五采謂鱉甲上當中央圓形如蓋君以五采繪飾之而著以

絮也五貝也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素錦楮又於鱉甲下

用帛為屋以象宮室也荒與帷相離紐而連之者纁紐也織



竹爲籠衣以青衣掛於柳上荒邊如承雷者池也畫雉於繪懸於池下如幡者振容也池在上振容在下懸於上下之間躍而拂池者銅魚也在路障車入壙障柩畫以黼黻雲氣而形似扇者髮也以木爲之天子八諸侯大夫四士二髮之兩角皆有玉者戴圭也明堂位謂之璧髮其不戴圭而帶綬者大夫士也纁戴者何穿纁帛於紐以繫柳骨也纁披者何貫結於戴披於帷外人旁牽之以備傾虧也在棺曰紼見繩體也在道曰引見用力也天子六紼下此殺也執紼千人半之者諸侯也執紼三百人大夫之異於士也送葬必執紼所以助也乃陳明器在重北也如牀而縮三橫五將以加之壙上者折也陳之折北將以禦土掩壙而橫三縮三者抗木也加於抗木用以禦塵者抗

席也加於抗席用以藉棺而禦溼者茵也用以裹奠而盛黍稷者苞與笱也用以實醢醢而盛醴酒者甔與甗也用器祭器土無祭器樂器役器燕器無不陳者兼用夏殷之禮也既朝廟又祖奠將御柩而行也於是讀誄累其行而讀之將作謚也贈以車馬贈以玩好賻以貨財知死知生也賻則賓坐委之明主人志不在物也若無器則梧受之謂對面相逢而受也書贈於方書遣於策俟將行而讀之也○厥明謂葬日此時猶在廟中遣奠用馬牲殊常奠也狸同埋祭器於廟階無尸之奠終於此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往不復反也既遣而包其餘猶大饗之歸賓俎也讀贈告死者也以下行柩之事遂師以幄帟先先張神座於窆閒也祝執功布卻行柩前詔執披者知所低昂也

導以方相拂凶邪也夾以御僕使持翬也從以虎賁衛冕車也歌虞殯以行挽歌之始也至於邦門公贈止於壙道也餘則否也以下葬之事至於壙戈擊壙之四隅毆方良也方良即脫載除飾將入壙也闔塞以蜃互之蚌蛤禦壙濕也壙中施槨井而構也輜車國車輜君葬車國大夫士葬車明器之屬由羨道入上有負土為羨壙口狹也茵先入加於輶軸車即國用藉棺也用紼去碑負引而下君大夫之窆也碑土無毋譁而以鼓封負引者應鼓聲徐徐而下止不哭也執斧以涖助窆也恐有用藏器於旁覆以帷荒謂之加見者見帷荒不見柩也藏苞筭於旁又在帷荒外也由是加折加席加抗木焉窆事畢也賓出拜送會喪者也實土三徧助葬者也若堂若坊若斧若覆夏屋封之制也家人為

尸墓新成祭后土也正墓位邱封躡墓域止行人守墓禁皆窆

後之事也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遠葬者之變服也雜記云非從柩

與反哭無免於壙按此則葬及反哭皆著免又喪服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疏云既葬在遠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時乃皆著冠至郊而後去冠著免按此則近葬者皆免而冠矣二條皆與經合至崔氏變除云葬之時君素弁葛經大夫素弁環經士素委貌環卒窆經此說雖本檀弓弁經葛而葬句要不敢信為必然卒窆而歸不驅所謂反如疑也反哭拾踊闔門而就次仍居廬或

聖室也無柩者不帷鬼神已在室也朝夕哭不奠是日以虞易奠也虞三日此據士而言也諸侯七大夫五則天子當九虞也虞用柔日即葬日也於是設尸前無尸也尸別男女非喪不別也特豕饋食始變吉也素几葦席虞乃几也若君則始死即具几虞而沐浴始飾也主人何服如葬服也疏云葬服者丈夫鬢散帶垂也

如虞與葬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後即服其故服故服成服之  
服也按此則自啟殯服免之後至此並無變服而檀弓及喪  
服圖益難倚杖乃入虞杖不入室也迎尸獻尸圭也而為哀  
為據矣虞亦謂之祫事北面酌尸酢尸酢從吉禮也獻  
薦之事也稱曰哀子哀孫北面酌尸酢尸酢從吉禮也獻  
祝獻佐食時已升堂仍服杖也三獻之從祝告利成尸乃謨  
也起也改設饌於西北隅是陽厭也虞而埋重始立主也號主  
也措之廟立曰帝之主曰帝同天神也虞主用桑練乃埋也虞主本經無  
傳又衛次仲云凡主皆用桑又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  
帛附此與時俗以白綾書姓氏者相似恐非三代之制○左  
氏傳謂附而作主與公羊不合杜氏因有卒哭除之說尤  
屬臆論○愚按本經止於士虞禮虞以下無文今取散見於  
傳記者哀集於是卒哭卒無時之哭也未殯前既殯後未卒  
成文以補之於是卒哭卒無時之哭也哭前無時之哭三至  
是始卒然猶薦用少牢謂之成事與虞同日而異祭也夫上大  
朝夕各一哭薦用少牢謂之成事與虞同日而異祭也夫上大  
虞也少牢卒哭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卒哭少牢雜記云  
士三月而葬是日也卒哭按先儒俱以三虞卒哭同為一事

但考疏云卒哭者虞畢後之祭卒哭而諱生事畢而死事始  
名况其牢又別明與虞不同卒哭而諱生事畢而死事始  
也古者生不諱卒哭以前於是受葛說同經帶於廟門  
猶生事之至是乃諱於是受葛說同經帶於廟門  
亦謂始去麻也要經葛絞帶易婦不說帶惟變首經男重  
之廟始去麻也布為受服之始婦不說帶惟變首經男重  
首女重帶也受以疏屨不外納也沐浴櫛搔彌自飾也柱楣  
監柱施梁翦屏除戶居廬之節也疏食水飲寢有席寢食之節也  
朝一哭夕一哭哭泣之節也○明日禘廟各以其班祭畢即  
還主於殯宮也此禘廟是奉主至廟祭告於祖父祭大夫祔  
於士士不祔於大夫擇王父行之士賤也男子祔於王父則  
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不敢援尊也祔杖不升堂哀益衰  
敬彌多也虞祔而后再退朋友之誼也十三月而小祥基乃練  
也練祭不旅酬喪事從畧也練而服纁冠易功衰再受服也

練衣黃裏繚緣正服仍不變也乃再作主用桌主埋桑主也  
有主經壞廟易檐改塗將遷主於廟也遷而復反於寢必三  
年喪畢而後遷也虞之明日附註云附已主復於寢練而遷  
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  
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二說殊不同  
今按張子云附與遷自是兩事附者奉新死者之主而告以  
將遷於廟也既告則復新死者之主於寢而祖亦未遷比至  
於練乃遷其祖入他廟或夾室而遷新主於廟此與鄭註合  
又按程子云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附因其禘主藏於  
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於廟禮中豈有日  
祭之禮正謂三年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至於附廟須是二  
年終乃可附也程子所謂附乃後世升附之附非虞附之二  
附也此與穀梁疏合其義尤長今未見其然故兩存之二  
十五日而大祥再葦乃除服也男子除乎首女子除乎帶除  
服必先重也受服先其輕者朝服縞冠祥之祭服也素縞麻  
衣祥之正服也素履散履易疏屨也既祥復寢復於不再寢

於中門外也斷杖棄之於隱無使褻也大祥之祭無無算爵  
猶不備禮也中問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日也禫  
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為大祥其月即為禫二十  
六月而樂作康成則以二十五月為大祥二十七而禫二十  
八月而樂作又王難鄭云若以二十七為禫則歲暮道  
喪出入四年矣今按喪制皆以月計未聞以年數差別如王  
說則葬喪不得踰年制服乎所謂葬喪十五禫而牀不在殯  
月而禫者又何解也循孝子之心自當從鄭禫而牀不在殯  
宮也禫而織無所不佩也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  
作故也元衣黃裳禫之祭服也朝服縞冠禫之正服也由是  
吉祭四時則元端朝服也既吉祭然後元端而居也同月吉  
祭禮後則元端朝服也既吉祭然後元端而居也同月吉  
祭正當則元端朝服也既吉祭然後元端而居也同月吉  
祭已明則元端朝服也既吉祭然後元端而居也同月吉  
祭服寢則元端朝服也既吉祭然後元端而居也同月吉  
祭王肅則元端朝服也既吉祭然後元端而居也同月吉  
祭樂兩則元端朝服也既吉祭然後元端而居也同月吉

成是也孔疏亦據檀弓徒月意初非臆說故本文俱從鄭孔而附載顧氏之說如此禫不當祭不值吉祭踰

月祭乃復平常也春秋謂之吉禫為其為三年之祭也亦名

禫祭為其禫而禫主也於是遷主入廟定昭穆之班也○括

髮司馬氏書儀曰先用麻繩撮髻又以布為頭帶之節凡三小斂也奉尸俛堂也大

斂也為母則免外此有括髮者則奔喪也聞喪而不得奔也除喪

而歸之墓哭也皆為父三日為母一免藍田呂氏曰以布為

而露其髻冠禮謂之缺頂冠者必先川此缺頂而後加冠古

者有罪免冠而缺頂獨存因謂之免以其與冕音相亂故改

音之節凡六眾子為父小斂也嫡子為母大斂也啟殯行

虞與卒哭也外此有免者則諸侯弔在葬後也雖葬主人仍服免奔

喪為母入門後也童子當室也五世正服也朋友在他邦也

盥制同免但男女異名之節凡三小斂也啟殯也奔喪也無席之奠三

餘閣也襲也小斂也尸前之奠四連上三者而益以大斂也

無尸之奠六連上四者而益以祖奠遺奠也朝夕朔望薦新

亦無尸也墓新成而有奠家人為尸則立尸之始也喪祭之

尸別男女吉祭則不別也自虞而後不名奠而名祭漸即吉

也○為君服斬衰義也父歿而後伸母之喪家無二尊也父

卒而為祖服斬衰適也父卒祖卒而後為祖母三年猶父歿

而伸母喪也為長子斬衰正體傳重也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正而

不體適孫為後傳重非正體庶孫為後正體非傳重適孫有廢疾不立皆不服

斬也庶子不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於本宗降一等服者為

人後也十五日而禫期喪也天子諸侯絕旁期伯叔之類正期則

不絕大夫降旁期尊同則不降也兄弟之子服期引而近也

嫂叔之無服推而遠也姑姊妹之薄也彼益有厚之者也小  
功可以冠子取婦不廢人道也小功不稅同脫追服也曾子譏之  
則小功以上皆稅也喪無七月之服唯中殤然也長殤九月殤服  
無受未成人也三月之服無受葬即除也庶子為母為妻皆  
葬而除者厭於尊也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  
也朋友服麻哭寢門外為同道也在他邦則袒免為之主也  
久不葬而主喪者不除異常也報也急葬者報虞必三月而卒  
哭與常葬者同也輕者包重者特斬衰之喪既卒哭而遭齊  
衰之喪也男子輕要得著齊衰之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  
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首經而兼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  
重要特留斬衰要經故云重者特麻葛重重麻重葛既練而遭大  
功之喪也臣有大喪不呼其門經也金革之事無辟權也禿

不鬢偃不袒跛不踊老病不止酒肉不刻生以附死人情之  
實天下之通義也見喪禮經傳約儀一篇然縱橫貫串以備

題曰吳項儒遺書尚幸他作續有得焉同治十年五月會稽趙之謙

喪叔之無別推而遠也姑姊之薄也彼益存厚之者也小  
功可以冠子取婦不廢人道也小功不稅服也會子說之  
則小功以上皆稅也喪無七月之服唯中殯然也九月殯服  
無受未成人也三月之服無受葬即除也周子為母為妻皆  
葬而除者屬於尊也四世而絕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  
也朋友服麻哭寢門外為同道也在他邦則袒免為之主也  
久不葬而主喪者不除異常也報也葬者報虞必三月而卒  
哭與常葬者同也輕者包重者報重之喪既卒哭而遺物  
哀之喪也報者謂重者而兼包所喪之帶歸人  
實天下之能辨出報者謂重者而兼包所喪之帶歸人  
不送而不自送不醜亦不醜肉不設主以州人謝之

吳頊儒所箸書已刻者為漢書地理志補注一百卷其他  
說經之作不多見喪禮經傳約僅一篇然縱橫貫串以簡  
馭繁博學通才乃能是耳戴君子高錄副畀余為謀彙板  
題曰吳頊儒遺書尚幸他作續有得焉同治十年五月會  
稽趙之謙

蘇鼓之類

吳曰吳甌鼓書尚幸此非甌音同部十平正且會  
 鳴甌對學鼓木凡論是且漢晉于高繼隔吳余為藉築林  
 甌瑟之非不徒見甌瑟對餘鞞一黨然瑟鼓實與以甌  
 吳甌對也書書曰彼音為甌書此甌志蘇封一百卷其此



